

卡巴拉入门教程(翻译资料)

原著：Marc H. Gerstein

1. 引言

I. 关于拼写

显然，关于卡巴拉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它应该拼作 Qabala、Kabballa、Cabala，还是别的什么。在希伯来文中，对于卡巴拉有着统一的一个名词和拼写方式，如果用其相对应的罗马字母来表示，这个词应该拼作 QBLH。如今，用罗马字母 QBLH 来表示犹太族的卡巴拉，而用另一种拼法来表示基督徒或神秘学的卡巴拉，已经成为了约定俗成的习惯。为了使用的方便，在这里将统一使用一种拼法：Qabala——这种拼写不仅简单，而且在发音上也十分接近希伯来文的原文。

II. 关于神

世界的创造者、最高的存在、潜在于宇宙万物之下的核心智慧……不同的人对神有着不同的理解。从根本上说，卡巴拉是犹太教体系内部的一个神秘学系统。因此，卡巴拉相关著作的风格和内容都较为倾向于犹太传统，对于神的讨论也不例外——卡巴拉中的神，通常被人格化地描绘为一个男性的形象。当然，多数情况下，即使你将此处的“神”替换为别的什么同类名词(譬如“道”、“天地”什么的)，也并不会影响你对这篇教程的理解——虽然基于种种原因你会发现，将神性的本源理解为一个女神的形象最终可能会导致混乱。关于神性的性别讨论可以牵涉到各种十分复杂的问题，在这篇教程中，作者依旧将会忠实于卡巴拉的犹太渊源，将神性描绘为男性的形象(译注：犹太教所说的神，自然就是《旧约》里面那个上帝。本书中还是按照比较古典的译法译作“神”而不用“上帝”)。

III. 关于矛盾

即使是在犹太教内，也有着各不相同的卡巴拉理论流派。应当指出，作者在这里介绍的仅仅是寻求卡巴拉的“一条”途径(主要参考了 Luria 的理论，也借鉴了部分 Ari 的理论)，而不是“唯一”途径。而即使是在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可能有大量的概念，乍看上去彼此并不一致。这里要建议各位读者，开始的时候只要简单地每个概念各自的背景下去理解它们，而不要急于将这些零散的概念整合成一个完美的体系。最后你将会发现，虽然存在着一些看上去彼此矛盾的地方，但事实上所有的这些理论却能完整地构成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

IV. 关于使用希伯来字母表(拆字法)(圣名之路)

卡巴拉中最重要的前提假设之一，就是希伯来字母表具有神秘的意义，其中每个字母都隐藏着神秘学的重要涵义。犹太神秘学家们发展出一些拆字的技巧来分析这些字母，将外行人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词句巧妙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技巧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进行介绍

2. 卡巴拉式的分析法——拆字法

卡巴拉理论系统最重要的前提假设之一就是：希伯来字母表是富有神秘意义的，其中的每个字母都具有各种神秘学内涵，从而在神秘学的各个领域中有其一席之地。犹太的神秘学家们发展出一些技术(译注：以下通译为拆字法)来分析这些字母，将不经意看来似乎毫无关联的词句联系在一起。

这里将要介绍的拆字技术可能会让入门者觉得庞大繁杂而毫无头绪。不过我们现在仅仅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没有必要掌握到可以熟记于心，丢开书本凭记忆运用的地步。这里更主要的是要读者熟悉并接受这些技术本身的存在，这样才有可能接受之后将要介绍的相关概念的正确性。

如果读者想要在拆字法方面作更进一步的学习和探索，在此处可以推荐三本相关的书目：

Cabalistic Encyclopedia，作者 David Godwin，图书编号 Llewellyn ISBN 1- 56718-324-7

777 and other Qabalistic Writings of Aleister Crowley，图书编号 Weiser ISBN 0887728-670-1

The Spice of Torah - Gematria, 作者 Gutman G. Locks, 图书编号 Judaica Press ISBN 0-910818-58-4
(附图：卡巴拉字母表，见文后附图，图片源自《犹太教 101》。)
(译注：1.此字母表顺序同希伯来文书写顺序：由右至左，由上而下；
2.Kaf 和 Khaf 不是两个独立的字母，对应到英文的话都相当于第十一个字母 K)

I. 数字对应法

这是拆字法中最广为人知的一种。每一个希伯来字母都对应着一个数字，例如第一个字母“Aleph”对应数字 1，第十个字母“Yod”对应数字 10。但是第十一个字母“Kaph”对应的是 20 而不是 11，接下来第十二个“Lamed”对应 30.....每个数字只有开头的第一位数不是 0，以此类推（见下表）。将一个完整单词中每个字母所对应的数值相加，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单词蕴涵的数值。

字母	数值
Aleph A	1
Beth B	2
Gimel G	3
Daleth D	4
Heh H	5
Vau V	6
Zayin Z	7
Cheth Ch	8
Teth T	9
Yodh Y	10
Kaph K	20
Lamed L	30
Mem M	40
Nun N	50
Samekh S	60
Ayin a'	70
Peh P	80
Tzaddi Tz	90
Qoph Q	100
Resh R	200
Shin Sh	300
Tau Th	400

这种数字对应法是犹太神秘学者们将不同的词汇联系起来的重要工具，举个例子。生命树中的第四个源质“仁慈”(译注：Chesed，这个单词是由希伯来文音译为英文而来的词汇，以下提到“发音为”均为英文音译。“源质”原文 sphere“球体”，生命树中每个球体即为一个“源质”Sephirah，以下不分)，在希伯来文中的写法是 ChSD（注：在本书中，凡希伯来文中出现的小写字母，都是与之前的大写字母连在一起作为一个独立字母出现的。譬如此处的 Ch 就是字母“Cheth”的缩写，Sh 代表“Shin”，以此类推。T 一般代表“Teth”，不过还有两个字母有类似 T 的发音但写法不同，一个是写作 Tv 的“Tav”，而“Tzaddi”按照发音被写作 Tz）。

冗长的注释之后，让我们回到数字对应法。Chesed 在希伯来文中写作 ChSD，按照数字对应表，Ch (cheth) = 8, S (samech) = 60, D (daleth) = 4, 做一个简单的加法 8+60+4 就得到了 72。我们又看到还有另一个单词也有着 72 的数值：GLGVL（发音 gilgul），这里 72 是 G (3) 加 L (30) 加 G (3) 加 V (6) 加 L (30) 而得。GLGVL 的意思是“轮回”，在卡巴拉中用于描述重生。因为 GLGVL(轮回)和 ChSD（仁慈）都等于 72，所以卡巴拉中就认为这两个词在神秘学意义上是相关的。

将仁慈和轮回相联系起来是数字对应法的经典例子，不过由这种基本观念引申拓展所至的范畴，远不止于严格的词对词关联。例如，我们也可以将单词与数字联系起来。卡巴拉的核心是生命树的 32 条“路

径”，在希伯来文中，32 写作 LB(lamed = 30; beth = 2)。同时也正存在着一个希伯来单词 LB(发音为 lev)，翻译出来就是“心”的意思。如果颠倒过来写成 BL，依照数字对应法我们依旧可以得到 32——虽然在算术上这是不必要的。这里我们开始进一步延伸数字对应法：字母 B(Beth)是希伯来文《摩西五书》(译注：即圣经《旧约》初五卷，由《创世记》至《申命记》)中第一个单词 BRAShYTh (发音“bereshit”，即“最初”)的第一个字母；字母 L(Lamed)则是《摩西五书》中最后一个单词 YShRAL (发音“Yisrael”，即以色列)的最后一个字母。

这样，通过拓展后的数字对应法就可以看到，卡巴拉的 32 条智慧之路径不仅仅与心联系在一起，还覆盖了整本《摩西五书》。此外还有更多——上面转换到《摩西五书》的 BL 在希伯来文中本身也是一个词汇，读作“bal”，意思是“不”，因此“不”这个词也与心、32 条智慧之路以及整本《摩西五书》相连。“不”怎么会与这些概念相联系呢？作者打算把这个问题留给读者自己思考。

借助数字对应法我们还可以做另一件事情——将一个单词和一个句子联系起来。分析 ALPh 这个词（意思为字母 Aleph，就像英文中的单词 alpha 意思为字母 A），A (1)加 L (30) 加 Ph (80)得到数值 111，而这同样也是整个句子 AChD HVA ALHYM (发音 Achad ho Elohim) 的对应数字 (A+Ch+D+H+V+A+A+L+H+Y+M=1+8+4+5+6+1+1+30+5+10+40=111)。而这整个句子翻译过来就是：“他是一个神”。

显而易见，古典的数字对应法也好，更不用说拓展后的，是在看似无关的概念之间建立神秘学意义联系的极其强大的工具。

(译注：在现代卡巴拉中，为了取得与塔罗 22 大阿卡纳的联系，经过长期反复的修正，最终产生了 22 条路径的现代生命树版本。虽然变化如此之大，但每一条路径的修改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在卡巴拉各种核心理论的范畴内严密而谨慎地进行的，并没有产生体系上的矛盾)

II. 展开法

在这种名气相对较小的拆字法中，单词中的每个字母都被看作一个完整单词的首字母，因此一个希伯来单词也就是一个句子的首字母缩写。试着分析《摩西五书》的第一个单词：BRAShYTh。假设每个字母都是一个单词的首字母，我们可以把它展开为这样一个句子：BRAShYTh RAH ALHYM ShYQBLV YShRAL TVRH，意思是：“最初，神看出，以色列将会聆听《摩西五书》的教诲”。

III. 换字法

这是一种更加复杂的系统，它制定出一张字母配对表，每个字母都和另一个字母互相配对。把一个单词中的每个字母都换成它的配对字母，就得到了另一个单词。

IV. 象形法

每个希伯来字母都可以被看作固定格式的象形文字，而作为蕴涵神秘学意义的基本符号来被使用。例如字母 Shin，可以被象形地看作一排牙齿，或是向上喷射的火焰。而事实上，它通常正是与牙齿或火元素联系起来。

V. 词根法

Edward Horowitz 在他的《希伯来语的发展历程》(How the Hebrew Language Grew, KTAV 出版社 ISBN 0-88125-487-8)一书中指出，绝大部分的希伯来单词“都可以追溯到某个词根，而这个词根总是包含在它的三个辅音之中”(注：所有的希伯来字母都是辅音字母，熟悉希伯来语的人凭记忆力牢记单词中的元音部分，而对希伯来语不那么熟悉的人可以通过字母周围所做的标记来推断出省略的元音)。Horowitz 进一步解释道：“不管从词根到最终的单词之间经历了多少变化和处理，二者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共通的涵义”。

这一观点在卡巴拉中被再三地印证。例如单词 BYNH(发音 binah，意为“理解”，是生命树中的第三个源质)，它的词根 BYN 同样也是一个独立的词汇，读作 bein，意为“在……之间”，而这一联系正可以帮助我们窥探生命树第三源质“理解”。

VI.首字母法

我们已经在展开法中看到，一个单词的每个字母都可以作为另一个单词的首字母缩写来理解。同样，我们也可以由一个单词的首字母来得到它的涵义。

《光辉之书》(译注：卡巴拉对《摩西五书》的解读经典，与《创造之书》、《旧约》外典并称卡巴拉研究的三宝书)的序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传说在神传下《摩西五书》之前，每一个字母都来到神的面前，恳求神将自己作为“万物的开始”(即《旧约》第一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它们轮流在神的面前自我夸耀，陈述着种种自己配得上这一无上荣耀的理由——而正如我们所知的，基于不同的原因，神一一否决了别的字母，而最终选择了“Beth”。

在这个传说中，首字母的重要性贯穿始终。譬如字母“Ayin”(Ay)，它毛遂自荐的依据在于它是“谦逊”(AyNVH，发音 anovo)的首字母；而神否决它的理由则是它同时也是“不公正”(AyVL，发音 auvel)的首字母。

以上是关于神秘学者们如何使用拆字法来分析语义的一个简单摘要。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并没有必要掌握到可以熟记于心，运用自如的地步。鉴于这本书作为入门书籍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接受这些拆字技术的存在，以便适应之后将要介绍的相关知识。

3.神的概念

“谁是神？”——当摩西穿越燃烧的灌木，在沙漠中遇到神的时候，他曾这样问道。

摩西问神，当以色列人询问是谁送他去解救他们与奴役之中，他该如何回答？神回答道：“AHYH AShR AHYH”(发音为 Ehieh Asher Ehieh，见《出埃及记》第3篇第14节)。一些卡巴拉学者将 AHYH 作为神的一个名字置于生命树的一个源质中，但事实上，AHYH 根本就不是一个名字，它是一个陈述短语，根据语境可以译作“我是”或者“我将是”，而完整的句子翻译出来就是：“我即是我”。翻译或许会有细节上的出入，但无论如何，AHYH 都不是一个名字，它只不过是一个表达自我陈述的短语。

神的名字的缺失是十分重要的。当我们为一个东西，或一个人，或者任何什么事物命名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对其进行了定义。我们不仅指出了他/她/它是什么，也在言下之意中指出了他/她/它不是什么。作者的名字是 Marc H. Gerstein——这个命名限制性就很强，你可以由此划定出数以亿计的不是作者的人。首先，Marc 通常是一个男人的名字，这样你就已经获得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作者是一个男人而不是别的什么。Marc 又和各种各样的其它名字是不同的，这样你又可以确定更多的东西不是作者。论及对于事物外延的限定，最有效的莫过于一个名字了。(注：在《十诫》之中被禁止的雕像，甚至具有更强的限定性)。

不过你可能会回答说，神确实是有名字的，而且不止一个。即使 AHYH 不是一个真正的名字，但 YHVH(译注：即“耶和华”)呢？“Adonai”(译注：即“我主”)呢？它们也是被一些卡巴拉学者置于生命树不同源质处的神名。更进一步说，“Elohim”(译注：即《旧约》中所使用的“神”)呢？那可是《创世记》第一章第一节中定义的神名，所指清清楚楚地就是那位天地的创造者。(此处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在希伯来语中，后缀“-IM”代表的是复数，就像英语中的“-s”。所以此处的“Elohim”确切的翻译应该是“神们”——“神们”？多少个神？犹太教不是一神论的吗？)

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线索，我们先来看看《光辉之书》对于创世的描述——“大爆炸”。《光辉之书》第一卷的 15a 章节一开头就告诉我们：“最初，王在纯净的天空中雕刻着，于是出现了一星黑色的火花……”下面我们跳过关于这丝火星发展的复杂描述，直接来看这一段描述：“起初，一切都是未知的，直到有一个孤独的、被密封的点被它钻穿，而神奇地闪耀起来。除了这一点以外，一切都是未知的，于是它被称为‘最初’——一切事物的第一个词。”就这样，一个点、一丝“光辉”由不可知之中浮现出来。随即，原文很快转入了迷人的描述。

《旧约》的第一句话——BRAShYTh BRA ALHYM ET HShAMYM VET HAYRTz——早已在 King James 版《圣经》中被翻译为“最初，神创造出天地”。虽然公认的译法从 King James 的时代至今已有所变化，但 BRAShYTh 这个词确实与“最初”有关，目前推荐的译法有两种：“在最初的时候”或者“用最初”。第二个词 BRA 无疑是“创造”之意，ALHYM 自然意为“神(们)”。那么 BRA ALHYM 连起来又如何理解呢？在某些语

言中，主语一定要放在谓语之前，而在另一些语言中则相对灵活。传统上的翻译简单地按照灵活的谓语-主语顺序将 BRA ALHYM 译为“神(或者，神们)创造出”。但是在《光辉之书》中，这个短语被严格地翻译为“创造出神们”，这样一来 BRAShYTh BRA ALHYM 这个短语的意思就变成：“用最初创造出神们”(译注：此处“最初”即上面所提到的那个唯一可知的闪耀的点，它被作为创造的材料使用了)。稍稍运用一点语感来整理一下句子，我们就可以这样翻译《创世记》第一章第一节：“用最初创造出神们，天空和大地。”谁创造了神们？没有说，不可知。

这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想法：在绝大部分的犹太-基督世界中，向来被视作至高存在、最初的创造者、一切的本源的神，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神原来是被别的什么东西创造出来的。关于这一话题，我稍后将在有关生命树的章节中继续探讨。至于现在，我们最好是开始适应一下这些观点：你永远不能想象出真神(译者注：此处“真神”，及下文所述“神”均指上述的没有名字的创造者)的样子。任何人类的思想远不足以勾勒它，任何人类的语言也远不足以描绘它。我们能做的极致就是去感受神的各个不同的有限的侧面。卡巴拉学者们提到这一最初的本源/创造者时经常使用 AYN SVPh(发音 ain soph)这个词，意为“无穷”(《光辉之书》中所描绘的在纯净的天空中雕刻的“王”也是指 AYN SVPh)。

还有另一个卡巴拉词组可以用来指代神：AYN SVPh AVR(发音 ayn soph aur)，意为“无穷的光”。还记得第二章吗？我们来试试看：AVR = 207 (A=1 + V=6 + R=200)；AYN SVPh 也是 207 (A=1 + Y=10 + N=50 + S=60 + V=6 + Ph=80)。因此我们由数字对应法就得到了“无穷”和“光”这两个概念存在着神秘意义上的联系。同时基于数字 207 还有一些其它的联系：RBH (R=200 + B=2 + H=5)，意为“许多”或者“伟大”。看看现在有些什么呢？光，许多的光，许许多多的光——无穷的光！那么这无穷的光做些什么呢？只是悬在空中亮闪闪的？我们再来做一些数字对应。

ARAH = 207 (A=1 + R=200 + A=1 + H=5)，翻译出来是“我将现”，或者按另一种元音搭配作“我将见”；ADBR = 207 (A=1 + D=4 + B=2 + R=200)，翻译为“我将言”；VNQVMH = 207 (V=6 + N=50 + Q=100 + V=6 + M=40 + H=5)，翻译为“我们出现吧”。

可见，只是静静地存在着、坐着并不符合这无穷的光的天性。我将见，我将现，我将言——换句话说这股光天性活泼好动。

暂且离题一下。在当代的许多新世纪派别的教义中，都将最初的本源/创造者(即卡巴拉中“无穷的光”)视作一个宇宙尺度上的意识。按照这种现代的观点来看，这种意识要去创造、发展、演化，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它不可能停滞——这与它的本性背道而驰。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讨论“无穷的光”。我们可以注意到，他的表达方式都是将来时的：我将如此；我们如此吧.....总是将来时的。但是无穷的光是超越了时间的，曾经，现在，未来，他一直存在，并且将永远存在下去。但他又总是向前看的：“我将.....” Rabbi David Cooper 在《“神”是动词》(God is a Verb, Riverhead Books, ISBN 1-57322-055-8)一书中解释道，神不是静态的，他不会在创造万物之后就停留在起点线上静静地看着。神是永无止境的创造的过程。“神”不是一个名词，它是一个动词，是“神着”的概念。

由上面的数字对应我们知道，神要进行的创造行为之一是“言”。等我们之后进一步研究《创世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无穷的光说的可不是废话。他所说的十句创造之音就是生命之树的十个源质。

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先提供给你们一些内容留待思考——这正是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要探索的：(1).回想一下 ALHYM，以及其它的神名，它们都是 AYN SVPh 的各个侧面。借助生命之树的各个源质，我们将回过头来再次探究不可知者(译注：即无穷的光)的这些侧面。(2).在描述“神圣的”本源时，我们一次次地遇到 207 这个数字。让我们按照数字对应法的研究手段，把它的各位作为单独的数字相加，就得到了 9——对应的是生命之树的第九个源质“基础”，以及人类的生殖器官，物质生命的源泉。

其实我没必要在这里对整套教材的后续内容做这么多细节预告，不过我还是决定这么做。这样通过前瞻，加上承接上一节的各种分析方法，我们可以有一条更清晰的脉络，清楚地看出卡巴拉的原始资料：《摩西五书》、卡巴拉的文献、希伯来字母表以及数字，是怎样联系在一起，又怎样由此产生出各种卡巴拉的理论学说，甚至于上千年历史的卡巴拉概念是怎样与 20 世纪末的新世纪学派观点相符(我们甚至还会有机会聚焦一下卡巴拉与东方传统教派的相似之处)。

4.收束理论(回归学说)——以退为进

当神真正开始着手创造世界的时候，他第一步做的是什么呢？《创世记》第一段第三行给出了一种貌似简捷的答案：“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创世的第一步，是构造出某种东西，或在原本空无一物的地方创造出某种东西。之前，什么也没有；现在，有了某些东西(光)。看上去很简单，确实如此吗？

请读者注意，正是在这里，语义上的便利绕过了严格精确的逻辑。虽然我们用一个男性形象“他”来表述神，但是请切记那只是一种类似于缩写、速记的概念。事实上，正如我们之前已经讨论的，所谓“神”指的是“无穷的光”(AYN SVPh AVR)。仅仅是这一点就让一切显得复杂起来：现在，如你所见，无穷的光创造了光——看来似乎有些多余。

若是我们再往回翻一点《创世记》，事情就会显得更复杂。看看《创世记》第一段第二行，关于光被创造之前的描述：“大地混沌，尚未成形。深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很难准确理解这里所描述的环境：比方说，大地这样一个三维的，可见可触的，甚至可以在上面行走的空间结构，怎么能是“混沌一片，尚未成形”的呢？也许，这混沌而尚未成形的，并不是泥土和沙子组成的“大地”，而是“世界”或者“宇宙”的概念吧？或许是的。但是《旧约》中使用的确实是希伯来单词“VHARTz”，确确实实应该译作“并且(V)这(H)大地(ARTZ)”。ARTz也可以译作陆地。如果《旧约》原文真是要表达“并且宇宙混沌，尚未成形”的话，就应该用另一个单词 VHAyLM。AyLM(发音 ohlam)才是“宇宙”的意思，而 ARTz(发音 eretz)的意思就是土地、陆地、大地。不管我们要对这一混沌的、未成形的大地得出什么神秘学上的结论，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们要处理的这个概念是在神说“要有光”之前就存在的某些东西(不管有多么难于想象)。

根据卡巴拉的“Tzimtzum”(译者注：约束，或收缩，以下通译为收束)学说，创世的第一步并非搭建构造什么东西，而是一种雕刻或说镂空的过程。想象一尊人像雕塑，雕塑家可以用黏土一样的材料将其塑成形，也可以取一大块大理石一点点雕出来。对于《创世记》，浮浅的解读者会认为，创世的过程就像是用黏土搭建一般。但是收束学说告诉我们，创世其实是如同雕刻大理石一般开始的(事实上，我们将会看到，创世的过程同时包括了这二者)。

创造我们这个世界的雕塑家——神，事实上是无所不在的，无穷的什么东西(无穷的光，如果你找不到更好的词的话)。由于神是无穷的，因此他无所不在。那么哪里还有不完善存在的空间呢？哪里还有邪恶存在的空间呢？或者更进一步说，哪里还有让人按自由意志去选择邪恶的空间呢？这类东西都不存在。它们不可能存在，因为神无所不在——无所不在。在可拓展的范围内思考一下“无穷”的概念吧，认真地思考。

如果你能够容忍物理上的不精确，那我们就会面对一个进退两难的神。他想要创造一个世界，但是却找不到地方容纳这个世界，因为他本身已经占满了所有的空间。想象你自己处在一个四壁完全紧紧包裹住你的房间里——换句话说，你本身就已经占满了这个房间的每一寸空间。你想要弄点东西进来，但是怎么可能呢？已经没有地方了，能用的地方都被你自己占着，你非得想办法找出一点新的空间来不可。怎么办呢？有一个建议：把东西吸进你的肚子里去。

这正像是神为了创世而不得不做的事情。他不能继续占据全部的无穷，而必须新创造出一些空间，来容纳除了自己以外的东西。粗俗一点说，他只能把这些东西吸进去。这就是收束学说的内容。

正如 Aryeh Kaplan 在《内部空间》(Inner Space, Moznaim Publ, 718-438-7680, 853-0525，也可在许多犹太文物书店找到；无出版号)一书中解释的，“神首先从创世所需的地方收回了他的光，腾出空间。”换句话说，神收束了他一部分的神圣光辉，将这些光内部的一块空间变成了漆黑的空球。然后，神又向这一块“雕刻”出来的黑暗空间中投入了他的“一束”光，而这一束光就成为了创世的媒介。让我们再看一段 Kaplan 拉比的话：

“神收束起他无穷的完善，创造出‘不完善’或说‘黑暗’的概念——正是它们容忍了人类自由意志和行为的的存在。而那一束光，则是人类从堕落的深渊中觉醒之后，所可接近的完善的极限。”

(注：不要期望这些在常规的物理概念上解释得通，这些是概念性的东西。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就是，不完善在无穷的完善之中得以旺盛地生存。“被光封锁在内的黑暗空间”仅仅是一种比喻，以便于我们在所能理解的范围之内想象那样一种状态。)

那么在此之后，神是否可能就不再全能了呢？还是依旧无所不在？这里，人类语言的表达能力又一次限制了我们，因为我们所能给出的最佳回答是：既是且非。在《灵魂之歌》(一本明显是非公开出版的书，可以在犹太文物书店找到)一书中，Yechiel Bar-Lev 解释说，这种矛盾的状况，正如同一个睿智博学的拉比教导一个孩子的情景。

“如果拉比向孩子传授他所有的睿智、知识和机敏，年幼的学生只会一头雾水却一无所获。为了让刚入门的学生听得懂，拉比只能自我限制以适应学生的水平。即使如此，也丝毫不损于拉比自身的知识和能力.....如果拉比没有限制自己的思想，对学生而言他的言辞就会显得含糊不清。只有他限制了自身的能力，他的授课才能被理解。”

你看到问题的所在了吗？Bar-Lev 例子中的这个拉比的智慧决没有一丝一毫的受损。它一直都留存着，从未消失，也从未减少。但只是为了让学生理解，拉比收束了他的智慧。Bar-Lev 拉比又举了另一个例子：

“人的手很有力，但是我们不会拿着一支书写流畅的笔，却用挥锤子的力气去写字。当一个人轻轻地书写的时候，他限制了自己的力量，但这样做丝毫不会伤害他，也不会妨碍他再用这只手去挥锤子。”

在某种程度上，Bar-Lev 的例子让我们得以想象神是如何收束了自己的力量，却依旧保持着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关于睿智的拉比和写字的手的例子，也同样让我们得以一窥收束学说所教导我们的，以及我们可以如何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运用它们。

我们无数次在现实生活中面临这一抉择：是充分发挥我们的力量，或是用迂回的方式去达成目标？教导孩子时，我们要给他们多少“空间”呢？工作时，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委托别人，什么时候应该亲力解决呢？或者正如 Bar-Lev 所举拉比的例子：教学时，我们什么时候应当收束自己的智慧呢？很多艺术家(尤其是水彩画家)都十分熟悉这类抉择：相对于故意造成或者接受“意外之美”，他们更乐于严格精确地控制颜料的使用。在不胜枚举的此类情况下，我们必须在倾尽全力、不留余地与收敛锋芒、保留空间之间做出选择。

卡巴拉的收束理论（回归学说）关注的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重要性，它强调了避免过分使用力量而导致进退失据的情形。以最大尺度的例子来说——这个世界本身之所以能被创造出来，就仅仅是因为神为了让某些别的东西存在、发展，而收束了自己无限的完美。

卡巴拉不是惟一强调收束观点的思想体系。我们在《道德经》中就处处可见这一思想，举二十九章为例：“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隤。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道德经从集体和社会的角度阐释了“无为而治”的思想，而《法句经》和《薄伽梵歌》则从个人的角度阐述了收束和节制的重要。引《法句经》24 章 334 行至 336 行为例：“沉于怠惰之人的渴爱有如蔓藤般滋长。他有如林里贪吃果子的猴子，从这一世跳到那一世。在这世上，对于为卑劣的渴爱所控制的人，他的痛苦就会增长，有如受到好好浇水的野草般增长。在这世上，对于能克服这难以克服的卑劣渴爱之人，他的痛苦则会消失，就有如水珠从荷叶上掉落一般。”

《薄伽梵歌》则从另一个侧面来看。第五章第十行：“弃夫执滞而为兮，献梵天以行也；罪愆莫彼或染兮，如水不沾莲叶。”后面一点，第五章第十二行：“和合者弃捐业果兮，得太一之安宁。不和合者为欲念所驱，系乎业果兮累婴。”

无可否认，东方思想体系和卡巴拉不尽相同，它们强调的领域有所区别。但从本质上来说，它们与收束理论共有着一种思想倾向：自制、自持。有时我们因社会因素而自制，有时我们因个人因素而自持。但无论为何，收束思想对人的精神世界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当然.....卡巴拉并不要求我们永远克制个人期望、自我心性等等。卡巴拉源于犹太教，而犹太教有着极深极广的入世思想。即使我们只是不经意地翻过《十诫》，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它对商业行为、社会关系等等的约束，而这些约束在后来的拉比们的著作中更是被放大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在《神秘的卡巴拉》(The Mystical Qabala, Weiser, ISBN 0-87728-596-9)一书中，Dion Fortune 将卡巴拉描述为“西方瑜伽”，它有着与东方气质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底蕴：

“东西方的道德规范是不同的，因此向一个西方人灌输东方思想未必完全合宜。归隐山林、远离尘嚣并不符合一个西方人的行为准绳，一个正常而健康的西方人绝不会有逃避生活的念头，他会渴求于控制生活，使其归于和谐有序。”

虽然 Fortune 女士本人是一个隐修派的卡巴拉学者，但此处引用的这段材料还是十分符合犹太卡巴拉的思想的。

可见，对真正的卡巴拉修习者而言，许多时候还是有必要施展影响、掌控局势、显示存在的。但是，我们不必也不应因此而迷惘了最根本的信念。虽然有时候我们有理由也有必要发挥能量，但我们依旧必须坚

持最根本的原则——对自我收束、自我节制的信仰。对这一观念，我们在后续的章节中还将再次讨论。

5.“容器的破裂”--故事

在先前关于回归学说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神是如何为创世腾出空间的：他首先收束了自己那无穷的光的一部分，造出了一个凹陷的空洞，而后将一束光投入其中。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从一个更近的角度观察这一束光辉，看它究竟是如何演化出我们所可以感知的现实世界的。大体上说，这些光辉被注入一些“容器”之中，但这些容器却因为无法承受光辉的压力而破裂了。

在具体而详尽地解说这一过程之前，我需要在此提醒一下：在经典卡巴拉著述中，是将“回归”和“容器的破裂”作为两个平行过程分开讨论，而反对将它们像第一步、第二步这样排序。但是要记得我曾经说过的，卡巴拉中没有有一个独立的权威流派，只有着不同导师所传授的不同“变种”。我的想法是，即使你们将接下来将要讨论的光辉，等同于神在“回归”的最终投入空间中的那一束光，也是完全合理的。

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光辉所注入的容器，就正是生命树中的十个源质。在后续章节中，我们将会以详尽得多的篇幅来探讨这十源质，不过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仅仅是一个简明的介绍。十个源质，可以被视作神可以为我们所感知的十种品质，也可以被视作是神创造世界所用的十种工具（这两种架构都将在后续章节中详细讨论）。这十种特质/工具可以被简明地概括如下：

1.Kether/王冠——最高的起源

2.Chochma/智慧——纯粹的思想(活跃性的)

3.Binah/理解——关联的思想(接受性的)

4.Chesed/仁慈——充裕的给予

5.Gevurah/严峻——完全的保留（译注：常译为“正义”或“裁决”，此处为对应“严峻之柱”而译为“严峻”）

6.Tiphareth/美丽——完美的平衡

7.Netzach/胜利——支配

8.Hod/荣耀——服从

9.Yesod/根基——向物质性的过渡

10.Malkuth/王国——物质世界

还有一个所谓的“隐藏”源质：Daath/知识，代表在 Chochma/智慧与 Binah/理解之间所取得的一种平衡状态。

这些源质如何彼此联系呢？它们是彼此独立运作的，还是分别作为不可或缺的不同元件而组成一个大的整体呢？答案是：二者皆是。卡巴拉学者们认为，源质之间的关系，在《圣经》中雅各布和拉班的故事中有所被暗指（《创世记》30-31 篇）。更具体地说，被抽象为拉班作为 20 年服务酬劳而支付给雅各布的山羊和绵羊。雅各布可以得到三种羊：有条纹的（白毛，腿上有黑色条纹的），有斑点的（白毛带黑色斑点的），以及有斑纹的（黑毛，腿上有白色条纹的，跟“有条纹的”刚好反色）。

最初，十源质处于“条纹”阶段。白羊腿上的黑条纹，就仿佛将它们捆在一起，而源质最初也恰好处于这样的状况：十种特质/工具全部束缚在一起，塞在同一个容器之中。而后，它们彼此分离，变成彼此独立而截然不同的源质，这就是“斑点”阶段（白羊身上的每个黑色斑点都是独立的，与其他斑点没有任何关系）。在斑点阶段中，任何一个源质对于另一个源质的存在没有任何影响，它们只是自扫门前雪。

我们已经提到过，源质同时也是容器。想象一下光辉倾泻进每一个容器的情景，就像水倾倒入盆里一样。如果你一直不停地向盆里倒水，最后显然会溢出来。但是如果这个盆上又加了个盖子之类的东西，不让多余的水溢出，而越来越多的水依旧向这个不能满溢的有限的盆中注入，最后会怎样呢？毫无疑问，水的压力最终会达到临界点而让盆涨裂。这就正是“斑点”阶段的容器的命运——越来越多的光辉涌入了容器，而这一阶段的封闭容器却无法让光溢出。最终，容器因外壳无法承受光辉的压力而纷纷破碎了（切记，这是一种概念上的模型，或说比喻，它不具有物理意义）。

根据《创世记》第一篇第二节的描述，在神创造光之前，大地处于一种混沌而空虚的状态：ThHV VBHV（发音 tohu v bohu，意为混沌/混乱而空虚——译注：ThHV/chaos，译作混沌或混乱皆可），这就是“破碎的容器”所描绘的世界。当某一事物不能应付它所处的环境时，我们就称它为混乱的。而事实上，“斑

点”阶段的容器确实不能应付无穷注入的神圣光辉。

卡巴拉学者们主张，在容器破裂之后，那些依旧带有残余光辉的碎片(我们称之为星火，希伯来单词 Nitzotzot)，纷纷坠落到尘世之中。由于我们是在处理概念上而非物理上的模型，因此关于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就有着不止一种的说法。

(1) 在一种模型中，这些容器被矫正了，变得不论多少，都可以接受神所给予的一切光芒。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只要把容器塑造成不只是承载它们所接受的光辉，而是同时也将光辉传递到别处去。这时的容器已经不仅仅是接受者，它们同时也给予。借助于给予，它们达到了一种更接近于神的境界(因为神，即本源，是最初的给予者)。它们不再是我们在“斑点”阶段所看到的完全独立单位，而是变得彼此同气连枝，每一个容器都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一部分而进行运作。它们再次交织在一起，显得很像是处于最初的“条纹”阶段，但又与之不同。它们不再像当初那样被杂乱地捆绑在一起，以至于事实上甚至不能分辨出独立的各个容器。话虽如此，但它们毕竟已经被联系在一起，于是我们来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斑纹”阶段(带有白色条纹的黑羊，很像带有黑色条纹的白羊，但却在色彩上不同)。回到《创世记》第一篇第二节，这些修复后的容器就对应所谓“空虚”的世界。我们通常将 bohu 译为“空”，但其实这个词 BVHV 在希伯来文中也可以读作词组 BV HVA，意为“其中”。换句话说，这些新的可入可出的容器，随时准备好了接受光辉；它们是空的，但每一个都已经为光辉倾泻“其中”而就绪。

(2) 在另一种模型中，我们关注的并非破裂的容器得到矫正这一事实，而是容器被修复的过程。在这一模型中，设想神圣的星火——Nitzotzot——坠落到尘世之中，混杂在不纯净的世俗外壳(“Klipphot”)之中。而人性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些星火并升华它们，这样它们就得以被用来修复破裂的容器。这一矫正(“Tikkun”)的过程，就发生于精神上的追求、爱以及正义等等行为之中。

你可能会想，为何无穷、全能的神，不在一开始就简单地将容器“正确地”创造出来呢？神为何要造出有缺陷的容器呢？目的何在？那正是下一章的主题——讨论容器破裂的“意义”。

事实上，我们从容器的破裂中可以获悉的本质，可以由破裂过程中所引入的东西归结出来。但在详尽讨论这部分内容之前，我要提一句的是，在具体是那些容器破裂了的问题上，还有一些额外的相关微妙之处可以进一步讨论。这已经超出了入门者必须了解的范围，不过对那些感兴趣的读者而言，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先提醒他们：从上文对于容器破裂后的两种不同假设，我们就可以对卡巴拉理论的可变性得到饶有趣味的体察——正如我在序言中提及的，不同的导师之间，有着对卡巴拉各种不同的变化理解。更为重要的是，这告诉我们，对一般概念的关注，可能比对于一种单一的权威学说进行透彻研究要来得要紧的多。现在，让我们更进一步.....

容器的破裂，被典型地与《创世记》第 36 篇 31-39 节联系在一起，在这些章节中，《圣经》列出了“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作王的”，总共依次列举了八个国王。而卡巴拉学者们将这八位前以色列时代的王，与因缺陷而破裂的容器对应起来。他们认为王冠、智慧和理解三个源质协同运作，不但接受光辉也彼此给予，因此没有破裂。但《创世记》第 36 篇中列举了八个王/容器，这样总共加起来就有十一个了(三个未破裂的和八个破裂的)。解决的答案是：Datth/知识，所谓的隐藏源质，也是破裂之一。

还有另一种看法。在对以东之王的描述中，依次列举了七位王的统治和驾崩。但到了第八个国王的时候，却有些不一样：《圣经》没有像对于之前的七个国王一样，明确地提到他的死亡。同时我们还知道了第八个国王的王后的名字，而之前七位王后的名字都没有被提及。这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第八个王不是破裂过程的一部分。持这一看法的学说认为，最后一个容器/源质——王国，并没有破裂。

这样一来，关于容器的破裂，我们就有了三种可选的意见：(1) 一种基本但非主流的观点是，十个容器全部都破裂了；(2) “理解”以下所有的容器都破裂了；(3) 只有隐藏容器“知识”，以及“形成”的世界的六个容器——从“仁慈”到“根基”，破裂了(“形成”的世界这一概念将在后续章节进行讲解)。

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还是那句话，这并非物理上的概念，因此谁也不能肯定。基于以东之王的资料结构，我倾向于第三种看法，即“王国”并没有破裂。这也吻合于以下这一观点：“王国”主要是作为一个容纳者(虽然这一看法也同样存疑，后面我们就会看到)，因此它从一开始就被正确地创造了。但这只是一种意见，并非对事实的权威描述。即使如此，对于这些假说的选择也绝非微不足道的，因为不同的答案将会导致对于某些源质的特质得出不同的结论。我认为对于入门者而言，现在最好还是对每种假说都进行了解(这对于理解下一章的内容毫无影响)，然后在我们深入讨论了源质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

6.“容器的破裂”——隐喻

在上一章中，我们看到了神是如何向十个容器之中注入光辉而创造世界，以及某些容器是如何因不能承载光辉而破裂的。容器要能容纳这些光辉，唯一的方法是在接受的同时，也向外送出光辉。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一切目的何在？神原本可以从一开始就创造出正常工作的容器，又何苦创造出并试图使用这些明显有缺陷的容器？（再次注明：这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探讨，只是理念上的模型。又及：这里的部分观点出自 Aryeh Kaplan 等人所著的卡巴拉文献，但本章的许多内容都包含了我个人对于如何从一些并不明显的角度来理解重要卡巴拉理念的看法。）自由意志 答案是，这一“缺陷”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是神的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创造破裂的容器实质上就等价于创造邪恶；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邪恶是可以被矫正的（在这里不要将“邪恶”理解为通俗上的意义，而应将其看待为“完善”的反义词，比如说“非神性的”）。但我们不能确定它一定会被矫正，我们只知道这样的矫正是可能的。人类可以选择修复这一切，也可以简单地接受这个不完善的世界，任其自然。自由意志，这才是重点。

矫正-演化 虽然“容器的破裂”这一隐喻仅仅存在于犹太卡巴拉中，但总的观念，即世界是不完善的，而我们可以设法达到某种完善的境界，却确实广泛地存在于每个思想体系之中。虽然表达不同，但思想却是一样的。犹太卡巴拉告诉我们，达到矫正的途径是遵从《摩西五书》中清楚记载的“mitzvot”（可以近似翻译为“神诫”），而基督徒则会将皈依基督作为矫正的途径。

而东方体系在指出这一观点时则直接得多，并不像“容器的破裂”那般隐晦。我们已经在上一章看到，“斑点”阶段那些试图彼此独立的容器，其灾厄缘起于其内部的缺陷。东方的哲人总是毫无倦怠的提醒我们：事实上我们并非真正的独立存在，而是都联系于同样的神性（例如在印度教中，这一神性即婆罗门）。我们为连接众生所作的每一举动，都是向矫正所迈出的一步。我们也看到了容器是如何试图承载光辉，却从不给予，它们表现得就像储存神性的蓄电池。但这样有意义吗？来看看《道德经》第九章对类似事情的评论：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 Henry Wei 在《老子的指引之光》(The Guiding Light of Lao Tzu, Quest Books, ISBN 0-8356-0558-2) 中解释道：这一章“警示了那些试图走向极限，甚至走向极端的努力。它告诫人们：切莫空虚自满，秉持中庸之道。” 显然，道家和卡巴拉是两个结构分别独立的不同体系，期望在每一处找到二者之间的简洁对应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我不会说《道德经》完美地与卡巴拉学说一一对应。但至少从这段引文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老子是会赞成以下观点的：那些有着只承载而不流出光辉的缺陷的容器，最终无疑会因不能承受压力而破裂。我相信他会十分赞同这样的说法，虽然他本人对于同一思想使用了不同的比喻来进行表达。

人性与神性的联系

除了创造是否矫正的自由选择余地之外，神之所以不顾麻烦地去创造这些有缺陷的容器，而不是直接创造一批可以和谐运作的，还有另一个理由。我们已经有了破裂即是“邪恶”的概念，但我们还应知道其实“邪恶”原本是根植于神性之中，藏身于完善之中的。所谓邪恶，是由全部那些破裂而坠入尘世的容器所组成。而这些碎片虽然彼此分散独立，但却仍具有神性的根源。

这便将焦点置于了一种看法上：当我们在精神上升华自身（不管我们具体信仰的是什么），我们并不是在前往一个新境界，不是蜕变为前所未有的什么东西。事实上，我们是在回归我们的来处，回归我们的本源。某些思想传认为，在人性与神性之间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另一些人则认为人性与神性本是一体，前者基本上是后者的一个侧面。在后一种观点中，人类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超越那些迷惑我们，让我们以为自己已经被与神性隔离的幻境（对于那些有轮回论的思想来说，这幻境即是轮回）。基于卡巴拉将精神层面的追求比喻为修复并矫正容器，或说修复那些原本起源于神圣的邪恶，我们可以将它归入强调人性与神性联系的那些思想传承之中。

灾厄的意义

神可以创造彼此联系、可接受也可给予的容器，然后简单地直接赋予我们选择是否使用这些容器全部能力的自由意志，但他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让容器破裂呢？为什么一定要有灾厄发生呢？灾厄的思想在《圣经》中反复出现：失乐园、大洪水、金牛犊事件（《十诫》第一次被打破），在《圣经》之外还有耶路撒冷庙宇的倒塌。灾厄与重建成为了不断重复的主旋律。塔罗也遵循着这一旋律，如果我们循着从混沌

到完整的愚人之旅来看看大阿卡纳，那么对恶魔-高塔-星辰的讨论是不可规避的。恶魔是世界的不完善状态，高塔是灾厄，而星辰则是矫正的开始(虽然矫正本身也会曲折反复，正如我们在其后的月亮这张牌中所看到的)。

为什么事情不能从一开始就尽善尽美呢？如果你曾经让孩子做过照看婴儿、收拾院子之类家务来挣取零用钱，你一定已经有所体悟。我们告诉孩子：他们想要多少零用钱，就得做多少家务。要让他们自己努力去挣，而不是简单地给他们。

新纪元有着许多导师和他们所传播开的学说，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已故的 Jane Roberts 所致力宣扬的 Seth 学说。Seth 学说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存在。”许多人反对甚至嘲笑这一点说：如果我决定我自己的存在，那我干吗要在生活中创造出这么多讨厌的事情？我才不会搞出一点点那种东西。无神论者经常用类似的逻辑来推理：如果真的有神，他怎么能容忍这世上存在那么多讨厌的东西？

但这些问题都有一个前提假设——人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安逸快乐地生活(不管那意味着什么)。而卡巴拉与许多其它的思想传承一样，都教导我们：我们生存着，是要学习，要发展，要成长。用容器模型来说，就是要从邪恶中收集星火，溯回其神圣的根源。我们对于神性的体验，是随着我们自己对它的搭建、发展和争取而逐渐增强的。灾厄鞭策着我们进取，它给我们以抛弃惰性的动力，于是我们前行。这一切发生的方式有时并不明显，甚至并不一定发生。有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显得一无是处。但有些长远的未来并非人类的思想所可预见，就像在含有轮回论的思想体系中，并不能保证人的涅槃超脱就在这一世发生。即使如此，容器的破裂理论向我们指出：无论你是否能够清楚地看到它在特定的某个人的一生中所产生的具体影响，这一过程都确实存在并发生着。

灾厄孕育着重生的种子

解决容器破裂的灾厄的方法就孕育于这灾厄本身之中。为何容器会破裂？因为它们不能彼此给予光辉并协同运作。那么怎么解决呢？显而易见：只要建立可以做到这些的容器就行了。但是在生活中，我们却时常忽略了渡厄的方法就在危机本身之中这一事实。灾厄出现的原因，通常都是某种失衡或极端的状况。在容器破裂的例子中，容器对于光辉的单向接受其实就是一种失衡。即使在更加世俗的生活领域中，解决危机的关键也同样是找到导致危机的极端指出，并努力将其扭转回一种平衡的状态。比如说，1929 年的股市崩溃和随之而来的大萧条正是由于金融系统的失衡所导致：货币的流通能力不足以应付来自黄金市场和贸易壁垒等等的压力(类似于开始时光辉不能从一个容器流到另一个)，商业公司毫无节制地进行投机买卖(高利贷、银行投机，等等)。而解决的方案就是：建立更加平衡的物流机制作为金融系统的外部环境。结果是：新的金融系统顺畅地运行了六十余年，轻松抵御住了 1987 年的股市崩溃。金融市场和卡巴拉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但事实上，容器破裂所带来的启示适用得十分完美。它也同样适用于另一个看上去毫不相干的学科——经济学。在预言经济衰退的时候，经济学家们总是特别关注市场的不平衡。

7.生命之树——概览

生命之树是什么？一句话，就是对于构成世界基础的十源质的一个示意图。“源质”这个词没有统一的精确译法，不过一般画图的时候，我们都将它们画成圆形，而“源质”也经常译作“球体”(译注：原文即“sefirot”译作“sphere”)。你也可以将它们理解为十种神格、境界或者说特质。这十个源质可以简要总结如下：

- 1.Kether/王冠——最高的起源
- 2.Chochma/智慧——纯粹的思想(活跃性的)
- 3.Binah/理解——关联的思想(接受性的)
- 4.Chesed/仁慈——充裕的给予
- 5.Gevurah/严峻——完全的保留
- 6.Tiphareth/美丽——完美的平衡
- 7.Netzach/胜利——支配
- 8.Hod/荣耀——服从
- 9.Yesod/根基——向物质性的过渡
- 10.Malkuth/王国——物质世界

还有一个所谓的“隐藏”源质：Daath/知识，代表在 Chochma/智慧与 Binah/理解之间所取得的一种平衡

状态。而对十源质最典型的描述图像，就是如附图所示的生命之树。

支柱/性向

右边的柱，包含源质 2、4、7，即为“仁慈之柱”。这三个源质共同体现出了一种外向扩张的取向，它们是无穷的、动态的。而左边的柱，包含源质 3、5、8，即为“严峻之柱”。这三个源质总的来说，是内向收束的、有限的、静态的。

如果源质 2、4、7(仁慈之柱)单独存在，它们将会一直扩张下去直到无穷。而如果源质 3、5、8(严峻之柱)单独存在，一切就会停滞不前。但当这两种极端结合起来，达到一个平衡，就产生出了和谐运作的世界：适当的运动恰好为适当的静抑所平衡。这种平衡就体现在生命之树中央的支柱——平衡之柱的四个源质(1、6、9、10)上。

卡巴拉学者们将左右两根支柱分别看作男性和女性的特质。卡巴拉中经常使用性别来进行比喻，这里的视角是：男性是给予者(给予生命的种子)，而女性容纳、收束。男性给予的种子一旦为女性所接收，就开始停留(并生长)。男性性向被视作纯粹的运动：精子流出男性的身体。女性性向则被视为纯粹的容纳：男性的精子一旦被俘获，便不能再自由行动。这就是这两根支柱的名字由来：仁慈(行动的自由)和严峻(对自由行动的禁制)。

熟悉东方体系的读者大概已经发现，这与阴阳学说十分相似。在两个体系中，我们都运用了或予或取或动或静的二分法来分析事物。不过卡巴拉中增加了第三极——平衡之柱。

我们经常在卡巴拉中遇到关于男女性的差异对比，此时需要谨记的是，我们是在以此描述某种特质而不是真的在讨论人的性别差异。卡巴拉的文献都成文于遥远的彼时彼处，当时对于男女角色的社会规范比现今要严格的多。因此，其作者使用这种在当时十分普遍的比喻形式来表达，也就丝毫不足为奇。具体的措辞本身如今看上去似乎有些过时，但是卡巴拉核心的观念却依旧保持着其旺盛的生命力。只要你不是狭隘地去理解此处的男性/女性性向，而是将其理解为所象征的特质——主动/被动、扩张/收束、阳/阴、给予/获取，这些观念就变得显而易见。从这些角度来看，卡巴拉就与新时代学派中灵魂中性的观点吻合得十分完美，即：任何人都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的特质，只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环境下，会在不同方面的特质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男性也会体现出严峻之柱(源质 3、5、8)的特质，正如女性也会体现出仁慈之柱(源质 2、4、7)的特质。

路径

在上文定义生命树的时候笔者说过，“十源质之间的关联”这一解释只是“一句话”。为了进一步详细地解释，让我们翻开《创造之书》(Sefer Yetzirah)，该书在开始处就向我们介绍道，神“通过 32 条神秘的智慧之路”创造了他的宇宙(第一篇，第一节)。因此要完整的描述生命树，就不能仅仅介绍十源质(前 10 条路径)，而必须同时考虑这十源质之间的剩下 22 条路径。这些额外路径与 22 个希伯来字母一一对应，十源质所对应的 10 个数字，加上 22 个字母，就是《创造之书》中提及的 32 条“神秘的智慧之路”。

回头检查上面的生命树，如果我们试图添入这 22 条路径，那么最容易想到的一种方式自然就是将这些数字用线两两相连。但仔细一看，我们会发现这样就会画出远不止 22 条线。那么，哪些数字对被路径/连线两两相连，而哪些没有呢？进一步问，哪个希伯来字母对应哪一条路径/连线呢？

很多读者，尤其是学习过塔罗的那些，都看到过一张详尽列出连线及字母对应的标准图表。事实上你们所看到过的，很有可能是秘术(基督徒的)版本的生命树。将它看作唯一正确的生命树版本并不合适，它只是众多版本中的一个。在这本教程中，笔者打算在介绍完源质/数字之后，再来进一步讨论这些不同版本的路径布局。开始的这段期间，只要记得有着这些不同的版本存在即可。

神与生命树

在《内部空间》一书中，Aryeh Kaplan 指出(第 40 页)，源质通常被作为一种“Midot”，意为“尺度”。他同时指出“源质”(SPYRH)这个单词与“Saper”(SPR，意为“表达”)、“Sapir”(SPYR，意为“光辉”)、“Safar”(SPR，另一种元音搭配，意为“数字”)、“Sefar”(SPR 的另一种元音搭配，意为“边界”)以及“Sefer”(SPR 的又一种元音搭配，意为“书”)有关，Kaplan 拉比总结了这些联系，将源质描述为“为展现和表达神的伟大而存在的发

光体”，以及“度量和描绘神的无穷光辉的容器”。接下去，他陈述了以下的观点：

“源质究竟是神圣本身，或者仅仅是承载神圣的容器呢？换句话说，源质究竟是让我们得窥神圣的窗口，还是神用以引导世界的工具呢？Ari(Luria)派别认为，从不同的层面上来看，这二者都是正确的。”

在《灵魂之歌》一书中(第 72 页)，Yechiel Bar-Lev 从另一个角度陈述了这一观点：

“创造者我主，将他的意志透过源质，也就是说，透过不同的特质，有限地显示出来。例如，当创造者我主，要显示他慈爱的品质时，他就通过 Chesed/仁慈这个源质来进行；当他要显示他力量和权威的品质时，他就动用 Gevurah/严峻这个源质.....”

Bar-Lev 更进一步补充道(第 78-79 页)：

“切须谨记，无论我们如何定义源质，都必须牢记如下法则：源质不是与造物者我主分离的，而是由他为创造所投射出的光。源质的行为即是来自创造者的神示，即是由他的本源弥漫开来的灵魂之光的闪耀这闪耀即便是到了触及他的造物之时，也不曾脱离与他的联系。源质本身是彼此相连的，并通过彼此力量与品质的混合而作用。源质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行为的结果，即是全部的真实。”

很多人将生命树看作是有序而分级，将人性(Malkuth/王国)和神性(Kether/王冠，以及更高)分离开来的阶梯。这一观点在理解某些文献时是可行的，但这绝不是看待生命树的唯一角度。如果我们关注一下 10 个源质都是神性不可或缺且彼此平等的一部分，就有充分的理由用二分法去看待人性和神性之间的关系。

人性与生命树

《摩西五书》中告诉我们，人类是按照神的样貌塑造出来的。但是神是无穷的，他会有怎样的“样貌”？我们是根据神、人同形同性论(将人的特质归结于神)来说这些的，但这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便利。Aryeh Kaplan 对于“神的样貌”作了如下的陈述(《内部空间》第 39 页)：

“但是当我们回想到，神为了向人类展现自己的存在而创造出一个精神上的尺度，这一表达就具有了一种全新的意义。在这里，神的‘样貌’并不是指那完全超越了所有描述的神本身，而是指所有被造物所基于的基础模型，即源质。

“正是有了源质的存在，无穷的、超越人类经验的神与他的造物的相合才成为可能。因为源质允许我们探讨神在被造物中固有的普遍存在性，允许我们探讨他的行为，而不用直接去追究他本身的形态。正是在这种意义下，我们找到了精确理解《圣经》中神、人同形同性论背后意涵的钥匙——源质，因为它们让我们可以感知神的行为。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下，人类是按照‘神的样貌’而被塑造出来的，因为人类可以由此而被视作神的创造能力的一个缩影。人类，是源质的一个缩影。”

从这一角度来看，所有的源质都在神性之中，也都在人性之中。这让我们想到秘术中的一句谚语：“如其在上，如其在下”。新纪元的教义中提到，物质世界是由信仰和思想所创造(外部世界是内部世界的映射)。东方体系认为，人性是与神性完全相连的，而我们之所以未能感知这一点，是由于受到了在印度教中被称为“玛雅”(魔障)的阻碍。所有这些观点，都与 Kaplan 对于“人类是按照神的样貌所塑造”的解释相一致。同时，这也与“原型的人类”——Adam Kadmon 这一概念(在后续章节中将会介绍)相吻合。源质，是作为物质世界和支撑它的无穷本源之间的连接纽带而存在的。

卡巴拉甚至给出了摆脱隔离人与神的魔障的方式——Tikkun，即我们之前所讨论过的“容器的修复”。Aryeh Kaplan 写道：在精神的维度上，没有物理的空间和距离，在这里，近与远的相对，事实上指的是相似与不同的相对。人类如何才能接近神圣？不是靠穿越空间的距离，而是要靠着在一举一动中对神性的模仿。要完成这一过程，就要通过关于回归、容器的破裂、源质、路径等等一系列课程的学习。卡巴拉通过这种方式向我们展示神的行为方式，而我们就从而得以效仿。当我们的行为越来越与神“相似”，我们就距离神圣越来越“近”，最终达到与其合而为一的目标——或者用东方的说法，消除魔障。因此，生命树可以被看作一张修复容器、与神圣归一(或说消除魔障)的蓝图。

8.源质简介

本教程接下来的一系列章节将要介绍生命树的十个源质。

多年以来，这些源质一直被犹太和基督教的研究者们基于多种不同的框架结构进行分析。在对源质的讨论中，我们将主要关注下面这些主题：

(a)每个源质的名称——现今的许多卡巴拉著作(主要是秘术派的),都将源质联系着灵数、占星来讨论,对应着不同的宝石、气味、音符、颜色,等等。这些对应确实有助于人们领会那些无法用人类语言来描述的概念。有趣的是,当代的这些作者经常多少有些忽视了源质本身的名字。比如 Hod, 被从数字 8(第 8 个源质)、水星(它在秘术中的占星对应)等等的属性去分析。但是很少有人对“荣耀”或“光彩”(对希伯来文 Hod 的翻译)本身进行探讨。在本教程中,源质的名字将会被作为我们理解它全部内涵的首要基础。(注意到某些源质拥有不止一个名字这一事实,我们将会遇到一些有趣的概念。)

(b)数字对应法等——通过数字对应法、词根等等进行对应,我们可以基于源质的名字和数码得到一些有趣的视角。我们将会适当的运用这些工具。

(c)五五相对——如先前章节中所述,生命树的示意图将十源质排列在三根竖直的柱上。但在《创造之书》中提到:“由混沌虚无而生的十源质,正如以之为数的十根手指,五五相对,而在恰好正中之处达成一致的盟约.....”(所谓正中之处的一致,即相对的两手各自五指之间的空当)。这一五五相对的结构同样在《光辉之书》中多处出现,而且通常是依照阳性/阴性的二分法对应。因此依照这一五五相对的结构,所有的源质(甚至包括中性之柱上的 1、6、9、10 号源质)都被赋予或阴或阳的性质。这种五五相对的结构是不是与三支柱的结构相抵触呢?是的。但是让我们回过头看看我在第一章中就曾强调过的:

“即使是在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可能有大量的概念,乍看上去彼此并不一致。这里要建议各位读者,开始的时候只要简单地在每个概念各自的背景下去理解它们,而不要急于将这些零散的概念整合成一个完美的体系。最后你将会发现,虽然存在着一些看上去彼此矛盾的地方,但事实上所有的这些理论却能完整地构成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

(d)10 个“方向”—— 相关于五五相对的分类,《创造之书》第 1 篇第 5 节提出了五个维度上的十个方向:“初始之深处,终结之深处,善之深处,恶之深处,上方之深处,下方之深处,东方之深处,西方之深处,北方之深处,南方之深处.....”每个源质在此都以其所对应的“深处”而被讨论(对于究竟哪一源质对应哪一深处,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执,本教程中采用 Aryeh Kaplan 所介绍的 Luria 派对应版本)。

(e)创造之音——犹太卡巴拉主张,十源质与《创世记》第一篇第一节(《旧约》中出现“神说.....”之处)中的十句“创造之音”相对应。这二者间的关系有时或不明显,对于哪一源质与哪一创造之音相对应,也存在着含糊之处。在对此进行讨论时,我将尽我所能地对这些含糊不清之处给出解释。

(f)十源质同样被认为与《十诫》相对应,这些对应有时并非那么浅显明了,但我会尽可能对此展开讨论。

(g)圣名——犹太教作为一个一神论的宗教系统,其所有的崇拜都只针对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见的神祇——本源。但这个神却有着多个不同的名字,卡巴拉认为,这些名字各自代表同一个神的一些不同侧面。这一观念在《光辉之书》II:42b 中进行了讨论:

“太初之始,于一切形貌之未成,是并无形貌.....然其始创一人形之躯,此躯便为其所乘之车,乃临其上,现耶和華之形貌,以令其各异品质各得为知。故此,是自称‘El、神、Shaddai、Zebaoth,及耶和華’,盖各名皆示人以其各异神性之一,人从而得悟:夫天地者系于仁慈,系于公正,人当勤勉为之。倘圣佑光辉之名未尝现于人前,便以智者之渊,何以知之?其将终不可知焉.....”

由此,每个源质都与一个不同的圣名被对应起来。在可能的范围内,我将会试着说明这些圣名各自的特性,以及它们如何与相应的源质彼此联系。

(h)黛博拉之卷(“黛博拉的棕榈树”)——在这本有趣的伦理文献中,Moses Cordovero 提供了一些用以修行得自源质的品性的举止规范。这些举止规范与源质意涵之间的对应,也同样或非明显,但却都可以为我们的思考提供有益的线索,我将尽力对其进行解说。

源质的演变

源质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个依次成形的,严格的顺序是始于 Kether/王冠(1 号)而终于 Malkuth/王国(10 号)。人们在生命之树三支柱的图上画出一条依次连接各源质的折线,这条锯齿形折叠的路线依其形状被称为“闪电之路”(译注:又常译作“火剑之路”,见附图)。但这条源质展开的闪电之路并非适用于所有的概念,例如在上文提及的五五相对结构中,它就并不适用。《光辉之书》II:42b 则提出了另一种源质展开的模式。首先由 Kether/王冠(1 号)开始,转至 Chochma/智慧(2 号),接着按顺序来到 Binah/理解(3 号)。然后 Binah 则如汪洋倒灌百川,创生出由此以下的剩余七个源质。故此我们由 1 依次而至 3,此后,剩余的 7 个则同时呈

现。用《光辉之书》的语句来说：

“汪洋有一源，源中出一清流……源为一，流作二。继乃得一巨盆，源泉之流充盈其中，如入沟渠。此即汪洋，乃为三也。裂汪洋而为七渊，水乃继入渊中。一源，一流，一汪洋，并以七渊，合而为十之数也……以上种种，乃为十源质降世之始因。”

这不但显示出，将卡巴拉理论巧妙地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体系有多么困难，更再次提醒了我们，卡巴拉中表达的是神秘的隐喻修辞，而非物理性的实际概念。在我们依次介绍各个源质的时候请切记：关键在于理解每个源质所代表的思想本质，以及这种思想是如何与其他源质所体现的思想相联系的。如果读者打算依据一张特定的图来学习生命之树，则要时刻谨记：这只是你个人为求便利而使用的一件工具，因为还存在着各种各样其他可以用来学习源质的体系框架。更甚者，这还可能会违反《十诫》中不得崇拜偶像的禁令——如我们所见，一幅生命之树的图案，可以将原本无穷的神性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

9.Kether/王冠

Kether 通常被看作“初始”，或其他万物产生的“源头”。在灵数上，Kether 对应数字 1，它被认为是显现、创造或发展进程中的第一级阶梯。作为对 Kether 的一个基本认知，以上这些或许就可以了。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观察 Kether，体味一些有趣的精妙之处。

源质之名

我们不妨从源质本身的名字入手：Kether，翻译过来就是“王冠”。这就已经确立了其高级的地位、至高的能量，及其与神性的相一致。事实上，有观点认为 Kether 就精确地表现了神性，或者至少是我们沿生命树所能达到的最接近神性之处。但回忆笔者之前所介绍过的体系架构：源质是令我们得以感知神性不同侧面的滤镜，或是神用以创造万物的工具。在这一架构下，显然任何单独的源质，甚至包括 Kether，在神圣程度上与其它源质都无丝毫高下之分。因此我们决不会特别指出 Kether，认为它就是神性，或哪怕只是我们所能抵达的最接近神性之处。

圣名

既然我们已经确立了全部十个源质都只是用以感知神性的滤镜这一观念，那么透过 Kether，我们将会体察到怎样的一种神性呢？不妨从其所对应的圣名入手：当我们将神称为 AHYH AshR AHYH(发音：Ehyeh Asher Ehyeh)时，我们就进入了 Kether 的领域。如果读者还记得第三章的内容，就会想起 AHYH AshR AHYH 已在 King James 版《圣经》中被译为“我即是我”。但到了当代，学者们则将其译为“我将是我要成为的”。这一差异是巨大的。King James 译本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绝对静态的存在：我现在就是。由此推测，神一直就是如此。在过往的漫长岁月之中，神应该也一直是“我是”的那个样子。推测起来，神还会一直如此下去。即使沧海桑田，神也依旧会将自己描述为“我是”的那个样子。这是完全静态的。而当代的译本则呈现出一种动态的性质：“我将是”——那么，我们讨论的就是潜在的发展性了。

Kether 让我们领悟到：基本的动态才是神性最本质的属性。不论我们处在历史的哪一时期，不论我们在漫长的发展演变中达到哪一阶段，神都一直向我们呈现出他“将要成为”的样子。崭新的事物永远有着存在的空间。永远不要说“我就到此为止了”、“我做到位了”、“我做完了”、“我没什么要继续的了”——如果神都不曾达到这样一种静止的状态，那么追寻神性碎片的我们也同样没有理由如此。在神被称为“我将是我要成为的”之处——Kether，我们领悟到：我们永远可以继续发展、成长、创造……

“创造之音”与《十诫》

现在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宇宙永无止境的发展历程的一部分，那么 Kether 所表现的是这一历程的哪一部分呢？这里有几条线索。记住 Kether 翻译出来就是“王冠”，王冠并非王者头颅的一部分，而仅仅是戴在头顶的一件外物，是独立于王者本身的存在。在分析这一点之前，我们不妨看看更多的对应。Kether 对应着《创世记》中第一句神圣的“创造之音”。虽然在序数的具体计数方式上依旧存在争议的空间，但按照著名权威学者 Aryeh Kaplan 的观点，Kether 对应的正是《旧约》的第一个句子，一般被译为“起初，神创造天地”(无论采用笔者之前所提及的两种翻译中的哪一种，在此都没有过多影响)。Kether 同样与《十诫》中的第一诫相对应。对于十诫的顺序同样存在争议空间，但我们还是有充分理由将 Kether 对应于“我永恒主乃是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如果我们将这三者合起来看，就会得到一段类似于导言、序言或绪论性质的东西，它是为所有其他东西奠定基础的。

王冠是一个符号，它告诉我们王者是谁，他是什么，他能做什么，以及关于王者的一切。而第一句创造之音和第一诫，也同样告诉我们神是谁，他可以做什么。所以说，Kether 引导我们了解“创造的潜力”这一概念，就如同序曲引导我们聆听一场音乐会，序言引导我们阅读一本书一样。

数字对应

让我们进一步来做一些数字对应。Kether 这个词(用希伯来文拼作 KThR)加和得到 620，而另一个具有 620 赋值的词则是 RVChVTh，意为灵魂、精神。注意这里得到的是复数形式，而不是单个的灵魂/精神。620 同时还是 ShAyRYM，意为信仰、假想、想象，同样也都是复数而非单数形式。我们还记得 Kether 通常被联想至数字 1，这令很多人将其看作最终的单一或一致。但这些对于 620 的关联，却给我们以充分的对于这一观点的讨论余地。Kether 真的是某一事物吗？还是所有的事物(或者更精确地说，所有事物所具有的潜力)？因此，我们可以将 Kether 看作最终的万物——仅次于无穷的多数，而非最终的一。这个问题十分有趣，其性质类似于现有鸡还是现有蛋。顺便一提：灵魂、精神、信仰、假想、想象……这些概念是否十分耳熟呢？对于那些听到过“信仰创造真实”、“思想创造实体”的新纪元学派追随者而言，应该是的。

现在我们开始有了一些概念：当透过 Kether 时，我们所感知的究竟是神性的哪些方面呢？一句话，我们感知到的是无穷的创造潜力，一种万事万物皆为可能的思想。任何一种可能性都未被忽略，甚至未被丝毫贬低。这种无限潜能的思想可以极度振奋人心，也可以引起某种程度的恐慌——因为它暗示出一种责任，即迟早要将这些可能性中的某一部分变为现实。

事实上，这种将潜能化为现实的需求，已经深深植入了 Kether 本身。让我们回到它对应的圣名：AHYH AshR AHYH(我将是我要成为的)，这已经表达出一种将潜能转化为现实的倾向。但还不仅止于此，不妨再进一步作一些数字对应分析。AHYH AshR AHYH 整个句子，加和可得 1023，还原这个数字可得 6。在本教程后面的内容中(很后面的地方)，我们会看到数字 6 与行动、执行的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每周有 6 个工作日(在第七日——安息日之前)；“形成的世界”中有 6 个源质(从 Chesed 到 Yesod)；这一圣名/句子的中间一个词 AshR 加和得 501，还原得 6；AHYH 加和为 21，还原得 3，两个 AHYH 加起来也是 6。总结起来，AHYH AshR AHYH 与 6——也即是与执行的思想之间，有着强烈的共鸣。

我们在教程的后续部分中还会看到，数字 6(对应希伯来字母 Vav)同时还具有“连通”的概念：令看上去格格不入的事物变得彼此和谐(事实上，在希伯来文中，当 Vav 作为单词前缀的时候，表达的就是“以及”的意思)。这同样也可以加深我们对于 Kether 的理解。上面已经提到，有人认为 Kether 精确地表现了神性。但许多卡巴拉学者认为，Kether 恰恰是一块遮蔽了不可知、不可测的神性的面纱。某些生命树的图案中，在 Kether 的上方画了几道圆弧，表示虚无、无限、无穷的光——或者不管叫什么，总之就是神(因为人类思想和人类语言是永远也不足以真实地描绘神的)，不知为何被挡在了 Kether 之上的圆弧那边。而 Kether——即将到来的万物潜能现实化，即是完全不可知的神，与其经由源质而可被感知的种种侧面之间的联结点。

《创造之书》中的“深处”

按照意涵，神(不论那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东西)即所谓“善”。那么在 Sefer Yetzirah(《创造之书》)所提及 10 个方向上的“深处”中，普遍认为 Kether 对应“善之深处”(见第 8 章)也就不足为奇了。它的对立源质则是对应于“恶之深处”的 Malkuth(10 号)。我们将会在后面讨论 Malkuth，不过在此可以简单地预先告诉读者，“恶”在此处并不是指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做坏事，而只是“并非神性”之意——例如说，并不完美的东西(或者说，选择悖离神性道路的自由)。

Cordovero:《黛博拉之卷》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培养这种神性的无穷潜力思想，以及充分发挥潜力的意志呢？我们是否要在冥想之中将自己想象成端坐王座之上的强者？或是威风凛凛地呵斥着军队的将军？再或者是足以只手驾馭潜能，而化之为现实的天才之类？Cordovero 在其《黛博拉之卷》一书中告诉我们：并非如此。

在我们应向 Kether 效仿的多种品质中，Cordovero 将谦卑列于首位。毕竟在生命之树中，Kether 位于所有其他源质之上，因而它的视角总是向下看的，关注着神性发散的后续步骤(而不是向上窥探那层面纱后的终极创造者)。除此以外，在对 Kether 的追寻中，我们应培养的品质还包括：非礼不语；非礼不闻；非礼不思；兼济天下；热忱待人；怜悯不幸。粗看之下，这不过是罗列出了我们通常所称道的各种优良品质而已。但如果略微整理一下，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所有这些品质都来自于同一个源头：一个真诚地关注着自身与一切外物之间联系的存在；一个与万物共有的精神本质达到和谐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这

可以联系到我们之前所说的——Kether 是最终的万物，是一切。更为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品性共同向我们描绘出一个人物的形象：一个毫不为私利所困的人；一个收束自我的欲望与能力，而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腾出余地的人。听上去很熟悉不是吗？确实如此。如果你读过《道德经》这样的东方经典，就一定已然在其中遇到过这些概念。更近一点，在第 4 章关于“回归”的讨论中，我们也已看到过这些——在那章之中我们提到，神创世之时，首先主动收束了自身存在的范围，以便为其要创造的东西留出生存的空间。

Cordovero 也并非一个对于现实世界天真幼稚的人，他写道：

“我们知道，人并非总能遵循这些品质而行。在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低层面的力量令他们去遵循另一些准则，这些力量通常是源于他们的一时之需。”但他又补充道，“然而，终有一日，这些需求将不再为人所需，而这些力量也随之不复存在。”

Dion Fortune 在将卡巴拉描述为“西方瑜伽”时指出：

“东西方的道德规范是不同的，因此像一个西方人灌输东方思想未必完全合宜。归隐山林、远离尘嚣并不符合一个西方人的行为准绳，一个正常而健康的西方人绝不会有逃避生活的念头，他会渴求于控制生活，使其归于和谐有序。” Fortune 的这段言论是否受到《黛博拉之卷》的影响，甚至她是否曾听说过这本书，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两条观点确实是和谐一致的。

可见，Cordovero 并不认为人必须如清教徒般永生恪守 Kether 的诫条。即便是生命树中“最高的”能量，也不仅向那些忍受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创伤而坚守信条的圣徒开放，而同样为我们中的多数平凡人所可触及。但这并不是说 Cordovero 认可道德、伦理或精神上的完全自由解放思想——事实上我们稍后将会看到，有趣的是，即使其他源质也有各自值得效仿的不同品性，但 Cordovero 依然认为，人的理想境界在于完全时间的完全 Kether 状态。

概要

以上就是对于 Kether 的讨论。诚然，要用寥寥数语总结这样一个主题难免略显涩陋，但考虑到此类概要对于入门者的价值，笔者还是摘要如下：透过这一源质所能感知的神性——无穷的潜能；包含万物一切可能性的核心本质；一切皆为将来式。

创造的工具——创造的意志；发展创造的不灭欲望，化潜能为现实的动力；依靠自我达成目标的积极性。

10. Chochma/智慧

从某种角度来说，Chochma 或许是最容易领会的一个源质。如果我们循着 Kether 即是源泉这一思路，那么 Chochma 即是由源泉流出的第一股清泉。用灵数学诠释生命之树的学者们将 1 号源质 Kether 看作一个“点”（就像我们在纸上落笔的第一个点），而 2 号源质 Chochma 就表现出运动——笔尖移动，点就成为了一条“线”。这种运动的概念对于 Chochma 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它位于生命之树中扩张性的部分：仁慈之柱，被认为是一个“男性”的源质。在这种源质中，阳性的能量与活力、运动、主张，以及外向等能量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Chochma 就十分易于领会了。我们可以用几个简单的关键词来概括它：积极性、扩张性，等等（如果联想到其对立源质——Binah/理解被视作阴性、接纳性、被动性的等等，Chochma 甚至还能变得更容易领会）。

源质之名

但从另一个角度上，Chochma 又可能是最难于领会的源质。只要想想它的名字从何而来，就会立即感受到这种困难——Chochma，翻译过来就是“智慧”。智慧跟运动、活力之类的有何关联？为什么它不叫做 ThNVayH（希伯来语“运动”），或者 PayYL（“积极的”），要么索性叫做 ZKR（“男性的”）或者 AB（“父亲”）？为什么是“智慧”？先别急，还有更困难的……

“智慧”是什么意思？词典（韦氏大辞典，第三版）中的解释是“聪明、博学、明智的品质”，“贤明的言谈或教导”，还有“明智的行为方式或计划”。笔者不清楚这本词典是谁编撰的，竟然不时出现对词汇的自反/循环定义（尤其是考虑到其中对于“聪明”的一条解释是“有智慧的”）。所以我们把这些解释统统划掉好了。

所幸这词典中还有另外几条解释：“正确判断并合理行动的能力，系基于知识、经验、理解等等之上；良好的判断能力；睿智”，以及“学问，知识，博学”。这样就有些头绪了，但也不完全——来看看“正确判断”，这是“智慧”还是“公正”？记住，这个源质并不叫 TzDQ（“公正”），所以我们把这一条也划掉。剩下的几

个解释，至少看上去像是那么回事：“学识，知识，博学”——还不错。事实上，这基本就是多数人遇到“什么是智慧”这一问题时的第一反应。但又有一个问题：生命树中还有一个所谓“隐藏的”第十一个源质 Daath，翻译过来就是——没错，“知识”。而 Daath/知识是由 Chochma/智慧与 Binah/理解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既然智慧是知识的一部分，那么它们就不是同义词。所以，把这些用“知”表达的解释也统统划掉吧。

结果，韦氏大辞典给出的所有对于“智慧”的定义都被我们否决了。当然我们可以再去翻翻别的词典，或许终归会碰上一个能用的。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为何一定要做这种费时劳神的事情？人人都知道智慧是什么，这又不是火箭技术！诸位在读这本书之前就都知道智慧的意涵，现在也仍然知道，只是无法准确表达罢了。

恭喜！你已经刚刚亲身体悟了 Chochma 这一源质的核心思想了。它表现的正是一种纯粹的“知”的状态，不同于“知识”的是，“智慧”不受诸如言语、实例，甚至理解(这一条将在源质 Binah 的部分讨论)等表达过程的丝毫限制和污染。这是一种纯粹的洞察，纯粹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为一旦当我们想用言语表达“纯粹的知的状态”，就受困于智慧与知识的不同这一问题上。请恕笔者在此向语言的限制投降，但我们都“知道”智慧是什么，却就是无法准确表达：我们的“知识”过于纯粹，或过于瞬息，以致无法用言语表达。

体悟了这一状态，也就体悟了 Chochma。在尝试定义“智慧”的过程中，我们就已经直面了神性的一部分——透过 Chochma 这一滤镜而可感知的那一部分(关于滤镜，详见第八章)。在我们探索生命之树的过程中，有必要暂且离题以强调一个重要的论点。时有卡巴拉学习者诸如课程、练习等等事物所束缚，却没有看到：作为整个世界的基本蓝图，生命树无时无刻不环绕我们周围。每一源质，每一路径，皆是如此，我们每分每秒都在体验它们——不能体验生命树的每一部分的人，是不可能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帮助自己发展或专注于生命之树的某个特定部分，但这决不是说，只有通过这些手段或者练习才能够体验生命之树——事实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体验它，无论自己是否察觉。希望通过这本教程，能够让读者更清楚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何时、怎样体验了生命之树的各个部分。题外话到此为止，让我们回到 Chochma。

以上，我们探讨了 Chochma 的两个内核：运动，以及某种纯粹而无法言表的“知”(既然找不到更好的词)的状态。

十诫

十诫的第二诫是(按照笔者所采用的顺序)：“不可为你自己做雕偶，也不可做上天、下地、及地底下水中任何物件的形像。”做一个雕像有什么问题呢？何故神要禁止？回想一下我们在第三章中所讨论过的神的本质。一个偶像所体现出的，是对不可定义的概念进行某种特定而实际的定义的尝试。其实塑造神像本身或许未必是那么十恶不赦的事情，更确切地说，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诚然，你可以雕刻一个塑像，声称这就是神。但事实上它并不是，它甚至不能描绘神。充其量，它只是表现出了你个人理解神的特定角度。

这很类似我们在定义 Chochma/智慧时所遇到的难题。我们明知“智慧”和“知识”这两个词并不完全等价，却还是一直用“知识”、“知”来表达，因为这已经是在语言的限制之下，所能给出的最近似的解释。把 Chochma 与禁止偶像的诫律联系起来，可以提醒我们 Chochma 事实上的不可定义性。

《创造之书》中的“深处”

Chochma 的另一个对应与运动的概念有关。让我们按照最普遍版本的生命之树图案来看：它位于右侧的支柱——扩张之柱(或者按照其传统的名称，“仁慈之柱”)。在《创造之书》所提及的十个方向或说“深处”中，Chochma 被公认为对应了“始之深处”。

数字对应

数字对应同样给出了一些有趣的关联。Chochma 的希伯来拼法 ChKMH，其各字母赋值相加可得 73。另一个具有 73 数值的词汇是 GML——第三个希伯来字母的名称。GML 也可以表示中东地区最传统的交通工具：“骆驼”。但物理空间上的运动并非运动的唯一可能形式(在后面我们将 Chochma 作为“运动”和作为“纯粹的知”这两个概念统一起来时，还会再次用到这一论点)。除了在不同位置之间进行的物理运动之外，事物有时还能在不同的状态之间进行“运动”。事实上，GML 的另一种翻译就是“成熟”(从一种状态变到另一种)，或者译为“断奶”(标志着生长或成熟的进程)。

圣名

Chochma 所对应的圣名是 YH(发音 Yah)。关于这一圣名,《光辉之书》II:65b 中写道:“一切皆在此名之中:上尽九天之穹,下及十地之渊。九天十地万物之道,摩西六百一十三律,皆在其中。其阳在上,其阴于下,阴阳诸道,莫不如是。”

由此我们看到,正如 Kether 与 AyN SPh AVR 之间的关系,Chochma 所对应的圣名 Yah,具有这种无所不包、海纳百川的性质。但 Yah 并非只是“全能之主”概念的另一种表述方式,由 Yah 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字母 Y 和 H 相加得赋值 15,还原得 6。因此如同 Kether 一样(Kether 对应的圣名还原也可得 6),Chochma 也与行动、执行等概念相关(稍后会看到,这些均为数字 6 的重要方面)。但数字对应还可以更进一步挖掘 Chochma:按照赋值,YH 与单词 ZVB(意为“观念”)相关。于是我们又回到了运动的概念,但并非物理上的运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运动”被表述为诸如演变、发展、世系、进步、因此而彼之类的意涵。这正类似我们之前将 GML 表述为成熟、断奶之类意涵。因此,这“全能”的潜能,在某种程度的事实上就是发展、进化的过程。

Cordovero:《黛博拉之卷》

教育是运动的一种形式。教师使得知识或智慧由他/她自身而向其弟子运动。故此,《黛博拉之卷》教导我们,若欲追随 Chochma 这一源质,需得将已有的智慧散播四处。

“他的智慧当遍地可寻,当可给予众人有益的教导,当可依各人天资聪慧愚鲁不同因材施教。凡他所能给予他人的智慧,便让他施与,无论何事亦不可令其阻拦之。”

Chochma 不仅是教育的行为(一个过程),同时也是智慧的散播(一个结果)。其中前者更可由数字对应而得印证。《摩西五书》教导世人的两种方式——法律(希伯来文 HLKH)与故事(希伯来文 AGDH),赋值相加可得 73,恰是 Chochma 的赋值。

除非成功地将自己的智慧外移至他人,否则无论你在教育中投入了多少精力,都不能称得上是效法了 Chochma。因此,犹太卡巴拉并不赞同某些流派的以下主张,即 Chochma 是一个纯粹外放的能量源,需要某些其他的东西来承载(比如 Binah)。如果真的要效法 Chochma,就必须存在某种内在的制动机构,以便在必要时抑制能量的外放。这可以在《黛博拉之卷》的如下段落中看出:“正如智慧的神圣品质依照度量与需求,被置于其下诸源质之上。人亦须将其智慧之于一切之上,且与其天资、悟性相谐,利于其接受、理解。他须得防范超出其悟性范围的教导,以免反受其害。”

听起来是否有些熟悉呢?不错,这正类似于笔者之前在第四章中为阐明“回归”学说——神为腾出空间创造万物而有意抑制部分的自我——而举的例子之一,即老师有意不向学生一次传授自己全部的知识,以免令学生陷入困惑而无法进步。因此,我们不应过度单纯地仅仅将 Chochma 视作一个扩张性的、外放的能量源。Chochma 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倾泻其能量:它观察、度量出外物所能接受能量的限度,而后进行必要且合理尺度上的给予。

相对于另一些著述中对于 Chochma 的解析,这种观点略显粗陋。事实上,《黛博拉之卷》也提醒我们,人若要追随效法 Chochma,除了对各种著述的学习之外,还必须周期性地接受 Kether 向其传输的一切,如同将自己作为一个容器。又及,在第九章中我们所看到《黛博拉之卷》对于 Kether 的解析,也同样是较其他著述中远为粗陋的。在结束关于 Chochma 的讨论之前,我们还必须回过头来融合开始时提出的,貌似彼此完全独立的两个概念:“运动”和“纯粹的知”——尽管以上通过数字对应进行的工作,以及《黛博拉之卷》中的部分材料,已经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好头,让接下来的任务更为简单,但这一任务确实尚未完成。

为了融合 Chochma 的两个定义,我们首先来看看神本身的核心本质:Ayn SPh AVR,包含于一切过往、一切现在、一切将来以及一切可能之中的,无穷的光。回想我们在第三章中进行的讨论,可知神并非静态的事物,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于将要发生的创造过程的表述。在 Kether 处,我们可以感知到一种意志:将此种创造的潜能化为现实。而欲将潜能化为现实,须得的手段乃是:意图、信仰、思考、想象(数字对应:Kether 与 ShAyRYM 赋值相等,详见第九章)。“创造之音”

在 Kether 的层次上,所有这些信仰、思考、想象等等,都依旧保持着。没有任何一种潜在的可能被排除,或是弱于其他可能性。这忠实地继承了 Ayn SPh AVR——无穷的光的特性。从 Ayn SPh AVR 到 Kether,唯一不同的,仅仅是我们确立了一种实现这些无穷潜能的意愿。而 Chochma 则更进一步,在此,我们迈出了向着现实化的第一步“运动”。笔者认为,Chochma(将无穷的光部分显现出来的运动)所对应的创造之音应是:

“要有光。”再次强调，“运动”未必是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物理移动，也可以是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从无穷潜能到实际表现——的转变。而这一创造的过程，依旧是以想象或信仰为核心的。

当我们体验智慧，体验这一纯粹的知，我们事实上就远离了 Kether 一步。当我们知道某些事情，那就同时暗示着，也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还不能确切地表述，我们知道的究竟是什么(那涉及到第三源质：Binah/理解)，但我们确实意识到：我们知道某些事情。在 Ayn SPh AVR 之中，一切可能的可能性都是相等的。在 Kether 之中，我们有着让某种可能性变得尤为可能的意愿。而在 Chochma 之中，我们将其付诸实践。在 Chochma 之中，我们不再无所不知；现在，我们有所知。

由于 Chochma 时常被视作“男性”的源质，将其视作由虚无发展而来的这一想法就显得十分诱人。事实上，某些犹太卡巴拉文献确实支持这一观点。但笔者更倾向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它。如果 Ayn SPh AVR——无穷的光，确实是无穷的，那么我们又怎么可能从虚无中发展出任何东西呢？如果这光(神)确实是无穷的，它就已经包含了一切。因此与其将 Chochma 视作由无物到某物的旅程，不如将其视作由万物到某物的旅程。这恰好与“回归”学说(见第四章)——将创世之初“大爆炸”描述为神为创造万物的存在发展空间而进行自我收束——完美吻合。

在这种观点下，或许我们不妨将 Chochma 视作相机的光圈，或是眼睛的瞳孔。当光圈完全打开时，镜头可以透过大量的光，这种状态就类似于 Ayn SPh AVR——所有潜在的可能都得以存在、发光。Kether 即是缩小光圈的意愿，而到了 Chochma，我们则实际动手调小光圈。而当光圈缩小，一部分光(换句话说，一部分潜在的可能)就被屏蔽在外了。最终，当光圈缩小到一个点时，仅有很少的一丝光能够穿透孔隙；或者说，在无穷潜能的汪洋之中，仅有一种可能性脱颖而出。对 Chochma 的这种理解，正符合于《黛博拉之卷》中的观点：在散播智慧之时，我们必须保持谨慎，不使他人无力接受。而若将 Chochma 视为一个光圈，则它正起到这一作用：将事物单一化至我们可接受的程度，以免我们因太多可能性而迷惘。

摘要

基于以上观点，关于 Chochma 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摘要：

透过这一源质所能感知的神性——知觉、对某种确定事实所产生的难以言明的知晓。

创造的工具——滤去被排除的可能性，以使确定的事实被人接受而不引起困惑的过程。

11. Binah/理解

关于神，至今我们已经讨论了“无穷的光”(Ayn SPh AVR)，将此光显现而出的意愿(Kether/王冠)，以及表现由潜能向现实转变的最初运动的，不可定义、不可描述的，纯粹的“知”。其实在这几章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间，作弊式地超前利用了一些尚未讲解的知识。无穷的光、Kether 以及 Chochma，事实上都是不可定义的。我们之所以能够使用人类语言去讨论它们，只能是因为我们在某种层面上步入了生命树的第三源质：Binah(即中文的“理解”)，以及所谓的隐藏源质：Daath(“知识”，智慧与理解结合的产物)。

正如同 Chochma，Binah 在某种程度上十分易于领会。回头来看基本的数字学观点：我们将 Kether(1 号)视为一个点，而将 Chochma(2 号)视为笔划过纸面留下的一条线。而 Binah(3 号)，即可被视为由一条原本无限延伸的直线勾勒围成的平面。Binah 位于生命树左侧支柱，严峻之柱的顶端。这根支柱常被看作是内向的、收束的，有时甚至是被动的。如同右侧的仁慈之柱被视作“男性”的，左侧的严峻之柱则被视为是“女性”的。所以如同仁慈之柱顶端的 Chochma 被视作最初的男性、父亲、阳，它在严峻之柱上的映像 Binah 就被视为最初的女性、母亲、阴。Chochma 代表了一种外放、扩张、自信的能量，而 Binah 的作用则是限制与容纳 Chochma 的存在。Binah 也被认为是接受了由男性的 Chochma 涌出的精子，受孕而产生出低层次的源质(这就更加强化了 Binah 作为母神的形象)。

源质之名

但正如我们曾经进一步阐述 Chochma，Binah 也可以被深入探讨。也正如 Chochma，揭开 Binah 面纱的线索就在其名称——“理解”之中。我们先前将 Chochma/智慧描述为纯粹的、不可分析、不可描述的“知”的状态，而 Binah 的性质则恰恰赋予我们以表达在 Chochma 中所感悟内容的能力。与其位于内敛的严峻之柱上这一事实一致，Binah 包容并收束起 Chochma 中纯粹的“知”，直至一个令其可被人类语言所表述的程度。理解的性质令我们得以说明，我们所知的是此而非彼。至此，Chochma 所带来的“知”方可被明确定义。

《创造之书》中的“深处”

在《创造之书》所提及的十个方向中，我们曾将 Chochma 对应至“始之深处”。而其对立面，Binah，也就自然对应于“终之深处”。从这个角度来阐述，Binah 的功能即是限制 Chochma 的纯度，这一点也为数字对应所证实。Binah(希伯来拼写 BYNH)，对应赋值为 67。同样具有 67 赋值的单词还有 ChNT，意为“使不朽”或“制成木乃伊”。Chochma 那昙花一现的灵感就这样被捕获、封存。另一个关于 Binah 降低了 Chochma 纯净性的佐证，是赋值同为 67 的单词 ZLL，意为“使堕落”或“放荡”。

Binah 是如何使纯粹而不确定的 Wisdom 具像化至可理解的呢？回忆一下，在第十章中我们讨论 Chochma 时，我曾建议将其视为一个瞳孔或光圈，无穷的光中只有一束——或者说，无穷的可能性中只有一种——可以通过(回想，当时我在介绍 Chochma 时进行了一些调整，相对于“无物生一”的概念，我建议改用“万物生一”来描述这一过程)。而 Binah 则为我们鉴别出，究竟是哪一种可能性从无穷之中脱颖而出。为此，Binah 必须能够分辨所有的可能性，如此才能确认，透过了 Chochma 过滤的是这一种可能，而不是另外哪一种。

“创造之音”

这种“鉴别”或“分离”的概念，对于 Binah 的功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在 BYNH 这个词本身之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在第二章中我曾提及，除了数字对应之外，神秘学者们也从共同的词根上找到了不同词汇之间的联系。BYNH 具有词根 BYN，意为“在……之间”或“分离”。

Binah 所符合的创造之音(《旧约·创世记》第一节)是：“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从数字对应来看，BYNH 也相关于 ZYN，意为“剑”——用于切割和分离的工具。

圣名

在这里，Binah 所对应的圣名显得尤其有趣。理论上，Binah 应该对应于 YHVH——最神圣也是无法发音的圣名。因为在犹太教徒平日诵读《旧约》或是祈祷时，YHVH 并不是以通常的方式去发音。以 Binah 的精神，我们应当大声诵读 Elohim(ALHYM)来代替书面上的 YHVH。回忆一下我们在第三章中讨论神性时所说的：ALHYM 事实上是一个复数名词“众神”。这里我们就遵循了 Binah 的行为方式——将一个无法定义的整体(YHVH)分割为多个彼此关联的可理解的成分。

此处，我们必须谨慎对待“分割”的概念，以免过犹不及地偏向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Binah 的“分割”强调的是性质上而非数量上的概念。举个例子，想象一片广袤无边的水域，一片汪洋。你把一个瓶子浸入水中，直到它被水灌满，然后旋紧盖子。这样，你就将一部分水从海洋的整体中分割开来了——即使你就这样把瓶子留在海里而不带走。海洋本身是无边无际的，你无法看到它的尽头，无法感知它的边界。但是现在这一瓶水被分割开来了，你就可以定义这很小的一部分——通过瓶子的深度、直径、容积等等。用玻璃瓶从不可定义的汪洋之中分割开一小部分，就可以对其进行定义和说明。(当然，事实上海洋也并不是无穷的，你可以用一张地图来定义海洋的边界。不过不要拘泥于此，此处旨在阐明分割和定义的概念，而非无穷的概念。)

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定义无穷的光中的一小部分。Kether 就是将瓶子投入海中的意向；Chochma 则是将瓶子浸入特定位置(从不可定义的无穷中选择我们所想要定义的那一部分)的过程，以及对某一特定部分海水的无法言述的了解。到了 Binah，我们则固定住瓶子(已经选中了我们所要定义的那一部分海水)，并且封上盖子(至此就完成了定义的全过程)。因此，在 Binah 中，光辉丧失了其迄今所具有的无限自由。如同海水被瓶壁所约束(海水本身此时以瓶腔的外形呈现出来)，纯粹的智慧也就被包含在其与理性的领会的接触中。做一下数字对应，将与 Binah 相关的两个圣名赋值相加，YHVH 加 ALHYM 得 112(由于 ALHYM 本身也对应着另一个源质，Gevurah/严峻；而 YHVH 在另一种发音法下也对应另一个源质，Tiphareth/美丽，此处我们通过将 YHVH 和它的 Binah 模式发音 ALHYM 相加，给予 Binah 一个独有的圣名赋值)。同样具有 112 赋值的词汇是 VDBQ，意为“且忠诚的”。(注：希伯来字母中的 M 标准赋值为 40，此处也是这样计算的。但是在希伯来语中，某些字母，比如 M，在单词的末尾时会具有特殊的赋值，比如“尾 M”的赋值应当是 600。在做数字对应时，对此并不存在某种简单而硬性的处理准则，有些人使用标准赋值；有些人使用特殊赋值；还有一些人，比如笔者，二者都用。)这说明智慧与理解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瞬息的，二者一旦结合，就密不可分。另一个具有 112 赋值的短语是 VHARKThM，意为“且你可以拖延”。

部分读者可能会觉得，我们以上对于 Binah 的探寻有些奇怪。我们讨论了对于非理性的纯粹的“知”的定义、描述和说明，我们将 Binah 描绘成一组理性的模板。但是你们中的一部分人会提出：这不是 Dion

Fortune 对于第八源质 Hod/荣耀的描述吗？请记住，Dion Fortune 是基于基督教学者理论中 Hod 与水星(主智力的行星)间的联系作出分析的，但这一联系在犹太卡巴拉中并不存在。在犹太教系统中，Hod 也有着完全不同于智力的含义。在犹太卡巴拉中，Binah 才是主宰智力的源质，而非 Hod。

源质之名

事实上，现在再回头来更近地观察“Binah”这个词汇的公认涵义，时机更为恰当。Binah 通常被翻译为“理解”。在笔者手头的辞典中，“理解”这一词条作为名词有以下解释：“领会，知识，洞察力，感受力等”；或者“思考、学习、判断、机智、认识的能力或才干”；或者“某一精确的解释或推论”。作为动词的解释则包括“认识到某一事物的含义”；“理论上地了解；完整而精确地领会或认识到某一事物的状态、特征、功能等”。

无论如何，在两种语言之间直接进行逐词翻译决不可能保持精确。翻一下希英词典就会发现，对于 Binah 还有以下解释可供选择：“原因”、“智力”、“审慎”、“见识”(译注：原文“reason,” “intellect,” “prudence,” “insight”)。事实上，在某些用英文著写或翻译为英文的卡巴拉论文中，就将第三源质称为“智力”(译注：原文“intellect” or “intelligence”)而非“理解”。故此，虽然犹太教和基督教在将 Binah 视为一个母性源质这一点上有着共识，但两个系统在某些方面依旧并不吻合，比如犹太卡巴拉将 Binah 视为主宰智力的源质。

十诫

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将 Binah 看作是对此前无法定义的事物进行定义的过程，现在就可以把焦点转移到 Binah 与《十诫》中的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之间的联系上来。我们可以看到，神现在确实是可定义的——通过一个名字。至于为何要禁止滥用这个名字，在我们接下来讨论过《黛博拉之卷》后会比较容易理解。现在暂且只要记住，神(或者至少是它的某些近似)，是可以被命名，被定义的。

Cordovero:《黛博拉之卷》

我们如何能在内心中发扬 Binah 的品质？《黛博拉之卷》给出了一种乍看之下貌似奇怪的答案：悔改。为什么呢？因为它“纠正一切不完整”。而且事实上，任何不完整都是可纠正的。任何瑕疵都源出于完美。依照《黛博拉之卷》：

“不要因你由罪而来，便自认无可救药。那是错误的。如能做得够好，你便可扎根于悔悟的神秘境界，将一切罪恶纠正至它们所源出的至善之中。因为一切至苦皆是脱自于至甘，故其可以自溯本源而修正自我。如此，大奸大恶之举亦可有益于，曾执迷不悟的罪过亦可化为优点。”

关于 Binah 的这一联想并非孤立的。再看 Binah 的数字对应赋值(YHVH 加 ALHYM: 112), ThVSRV 赋值也是 112，意为“你将会被矫正”。

我们在讨论 Chochma 时已经看到，《黛博拉之卷》所做的事情十分有趣：它关注结果而非过程。譬如我们知道 Chochma 带来运动，但《黛博拉之卷》并不关心过程——实际的运动，而是关注运动带来的事实结果：某些东西，即智慧，从一处(譬如老师)移动到了另一处(譬如学生)。

因此同样，对于 Binah，Cordovero 并不要求我们去重复那些假设的逻辑练习，以便理解任何随意选取的事情。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被要求做到精确地、恰当地，或者完美地去理解。(现在，回头看第三诫，我们可以——至少从某一个方面——定义神，但是我们依旧被要求以一种与之不相称的礼节去自行节制这一能力。)那么我们所应追求的完美理解是怎样一种状态呢？以小来说，你将足以保持了解某些正确的事物，比方说，二加二等于四而不是等于五。以大来说，你还可理解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及其神圣本源；理解到万事万物——即使那些被认为罪恶的事物——“皆是脱自于至甘”，那些所谓坏事都具有“自溯本源而修正自我”的潜力。(在第六章中我们已经看到，破碎的容器碎片是如何具有最初的神创根源，我们又是如何通过发掘潜在的本源而矫正灾厄的。)

摘要

至此，我们已经总结出了关于 Binah 的关键词。

透过这一源质所能感知的神性——智力；解释原本无法说明的事物的能力。

创造的工具——推理，定义，解释，区分，探寻完美。

12.Daath/知识

卡巴拉普遍承认 Chochma 和 Binah 间另一个源质的存在——Daath(希伯来文 D'at)，意为“知识”。

事实上，将 Daath 归类为源质还是存在一丝不妥，因为它并不属于标准的十源质(参见第七章列表)之一，

而我们也并没有理由去扩充十源质的数量。《创造之书》明确指出，存在着“十个虚无的源质，而非九个或十个……”。这一事实的通常解释是，Daath 是一个“看不见”的源质。

笔者个人倾向于不将 Daath 看作源质，甚至不将其看作一个隐藏的源质，而是看作 Kether、Chochma 和 Binah 之间的互相作用(主要是后两者)。记住：Kether 是我们所可能知晓的一切事物的总和，以及探知其中一部分的意愿；Chochma 是我们对这万事万物中某些凤毛麟角部分的，不可言传的顿悟的过程；Binah 则是我们整理这些顿悟以便解释的过程。我们所“知”的一切，都反映出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事实上，笔者对于 Kether、Chochma、Binah 的整个讨论，正是不可避免地通过 Daath 的方式呈现出来。将 Daath/知识看作前三个源质之间交互作用的观点，恰与 Bar Lev's 的结论不谋而合。他提到，Kether、Chochma 和 Binah 所扮演的角色是“思想的维度、先于实践的思辨阶段”。

Chochma、Binah 和 Daath 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时会显得模棱两可——尤其是当它显示出对待 Binah 的灵活态度时。考虑一下浪漫这件事，我们为何被这个人吸引，而非那个人？你是否曾尝试过去解释，为何自己爱或不爱某个人？感觉当然是一部分原因，毫无疑问。然而，你知道自己的感觉，但你是否曾注意到要从逻辑上阐明这一感觉是如何的困难？如果你确实去尝试完成这一工作，还是很有可能做到的。但你难道通常不会避免在此类事情上变得过于逻辑化么？这个例子正显示出，我们在某些方面会更青睐 Chochma，而不愿意将 Binah 带入视野。换个角度，考虑一个时常在法庭上出现的场景：一位干练老到的警官出于预感拦下了一辆车，毫无疑问，这车一看上去就非法携带了军火、毒品之类的东西。然而除非这位警官能够证明他有着“充分理由”拦下这辆车，法庭并不会对这些违禁物品的存在予以考虑。作为证据，被我们归结于 Chochma 的刹那间的“顿悟”在此并不充分。即便这位警官的 Chochma 最终被证明正确无误，法庭也并不会因此而向其致敬，除非他能够以 Binah 来说服法庭。警官只得将他 Chochma 的洞察力以理解的外衣包裹起来，去解释最初那一刹那间难以言表的感觉。正如同 Binah 在浪漫中显得格格不入一样，一旦我们进入法律系统，离开 Binah 便寸步难行。

在第三章中，我们将神介绍为 AyN SPh AVR——无穷的光。但是借助数字对应的工具，我们发现这光并非一件静物，而是永无休止的过程。在 Kether(第九章)中，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了此事，并探讨了 Kether 海纳百川的性质。海纳百川，究竟容纳些什么呢？——信仰、思想、想象。在 Chochma 中，我们开始从这些思想中选中一条。而到了 Binah，我们则在实际上对其进行定义。而这一切过程的总和——“知识”，就是一切创造的原材料。知识是前三个源质(常被认为对应于三位一体)之间彼此作用的结果，是连接全能之主——AyN SPh AVR——与更世俗的世界之间的桥梁。换句话说表述就是相由心生，或者说主观思想创造客观现实。当代新纪元学派的权威学者们坚持认为，我们此处是在探讨一个羽翼丰满的 Daath(而非缺乏 Binah 而昙花一现的 Chochma 状态)。事实上，这种口头主张的观念就证明，我们并未省却 Binah。

而这知识的永恒进化的动态本性，可以由 Daath 的数字对应看出。DayTh，相加得 474，同时具有 474 赋值的语句还有“你应当知道”(ThDAy)、“你可以生存”(ThChYVH)以及“你可以学习”(ThLMD)。

此外，正如我们对 Kether 对应的圣名所做的，当我们将 DayTh 的数字赋值还原为一个个位数，就会得到 6，对应着“形成的世界”中六个现实的源质：Chesed/仁慈、Gevurah/严峻(裁决)、Tiphareth/美丽、Netzach/胜利、Hod/荣耀以及 Yesod/根基。这六种神性合力，将信仰、思想和知识转化为现实、事物和表象。这六个源质，将是本教程下一部分的内容。

13.形成的源质：模式

迄今，我们已经探究了三个“智力的”源质：Kether/王冠(潜能，以及实现潜能的意愿)、Chochma/智慧(纯粹的不可言传的会意状态，开始将 Kether 的潜能付诸现实)，以及 Binah/理解(对在 Chochma 中所“知”的事物进行定义、说明的能力)。如果你接受“信仰创造现实”，或者“思想创造万物”这样的观念，我们可以说，从到达 Binah 开始，我们的“信仰/思想”已经准备就绪了。下一步就是句子的第二个成分：动词“创造”。创造(或说形成)的过程，发生在第四至第九的源质之中，它们分别是：(4)Chesed/仁慈，(5)Gevurah/严峻(裁决)，(6)Tiphareth/美丽，(7)Netzach/胜利，(8)Hod/荣耀，以及(9)Yesod/根基。

形成的六源质与创造之音

此前我们已经看到，每个源质都对应于《创世记》第一篇里十句创造之音中的一句。如果我们将这一组创造之音连起来看，就会发现某种将光辉分流至六个形成的源质中的模式。

1. “起初，神创造……”(Kether)
2. “要有光……”(Chochma)
3. “要有空气……”(Binah)
4. “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Chesed)
5. “地要发生青草……”(Gevurah)
6. “天上要有光体……”(Tiphareth)
7. “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Netzach)
8. “地要生出活物来……”(Hod)
9.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Yesod)

此处开始，我们不再处理那些宽泛的概念或基本的准则。前三句创造之音勾勒了创造的蓝图，而在后六句中，我们已经将这张蓝图从设计室带到了建筑工地，用它来建造我们这宇宙的现实物理构造：地、水、太阳、月亮、(无智慧的)海洋生物、(无智慧的)陆地生物，以及(有智慧的)人类。第四到第九条创造之音，创造出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

形成的六源质与十诫

1. “我永恒主乃是你的神……”(Kether)
2. “你不可有别的神……”(Chochma)
3.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Binah)

再一次地，我们看到了一些概括性的序言，或说背景：清晰说明人性与神性之间关系性质的，一系列宽泛的基本准则。而第四至第九诫则关注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

4. “当纪念安息日……”(Chesed)
5. “当孝敬父母……”(Gevurah)
6. “不可杀人……”(Tiphareth)
7. “不可奸淫……”(Netzach)
8. “不可偷盗……”(Hod)
9.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Yesod)

正如在创造之音中所发现的，我们看到了焦点由宽泛向具体的转移。在 4-9 中，我们得到了一份清晰鲜明的“两要四不要”规范，来指导我们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前三诫也同样有“一要两不要”，但那规范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而非世俗的现实行为。

六源质分组的子模式——《创世记》

现在我们看到，不论是《创世记》第一篇中的十句创造之音，还是十诫，都遵循着同一种模式：1-3 条清晰指出宽泛的基本原则，而 4-9 条则确定世俗的具体问题。但即使是在 4-9 这一组的模式内部，仍然可以看出一些子模式。我们不妨从《创世记》中的创造之音开始：

4. “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Chesed)
5. “地要发生青草……”(Gevurah)
6. “天上要有光体……”(Tiphareth)

这三句创造之音解决的是地球本身的物理构成问题。如果将创造地球类比为建造房屋，我们可以说这三句确定了结构基础：地基、墙壁、屋顶、地板，甚至供给系统(供水、供暖、供电)。我们继续：

7. “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Netzach)
8. “地要生出活物来……”(Hod)
9.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Yesod)

解决了物理结构之后，我们接下去就要确定内部状况。如果我们是在探讨房屋，那现在要解决的就是墙纸或者涂料、地毯、照明设施、日常用品、家具、窗饰，以及最后，人(或许还有宠物)。而创造地球也是一样：4-6 三条创造之音确立了物理结构，但却了无生机；后三条创造之音则将生命置于其中。

六源质分组的子模式——十诫

从十诫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分组结构。

4. “当纪念安息日……”(Chesed)

5.“当孝敬父母.....”(Gevurah)

6.“不可杀人.....”(Tiphareth)

这几条守则解决的是我们生活中的重大原则。我们被明令尊重一些广阔的界限：介于自身与他人之间的(不可杀人——尊重他人生存的权力)；介于自身与父母之间的(对生养自己的人给予特别的尊重)；以及介于自身与神之间的(在安息日遵守一些特别的法则)。将这几条守则与第七至第九诫所提出的相比：

7.“不可奸淫.....”(Netzach)

8.“不可偷盗.....”(Hod)

9.“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Yesod)

这里确定的所有问题较之第四至第六诫中解决的都远为世俗。我们离开了大视角(人类整体、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神)，转而处理怎样与邻居同事打交道这种琐碎小事。

摘要

因此，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创世记》中前九句创造之音和十诫中的前九条，都遵循着以下模式：

1 - 3: 宽泛的观念

4 - 9: 具体问题

4 - 6: “大视角”

7 - 9: “小视角”

这一模式有助于我们理解 4-9 号源质。它们都处理具体问题；都是形成过程的世俗工具。此外，4-9 还可被分割为两小组，其中 4-6 所呈现的视角较之 7-9 更为纯粹，更为高位。

在下一部分的教程中，我们将把这一模式应用于 4-9 号源质，以得到每个源质的广阔内涵。在此之后，则是类似于我们对前三个源质所作过的依次评论。

14.形成的源质：概念

在上一章中，我们发现了存在于十诫，以及《创世记》第一篇十句创造之音中的模式。我们看到，1-3 确定宽泛的一般性原则，4-9 则确定世俗的具体事务。而在 4-9 这一组内，我们又发现 4-6 所处理的事务比 7-9 要略为“高位”。现在，让我们将这些模式应用到生命树 4-9 号源质所包含的创造工具中。

生命树的这一部分，被称为“形成的世界”，它赋予我们三种创造的工具：给予，保留，还有平衡。这看起来似曾相识：一极，另一极，以及两极之间的平衡(例如，生命树的三根支柱)。但又有一些我们不曾注意过的，那就是在纯粹/高位的状态与相对非纯粹/低位的状态之间所存在的差别。

先来考虑一下“给予”的概念。让我问你们两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不要思索，凭第一反应去回答：(1)你为何要“给予”？(2)你为何要“保留”？我来猜猜你们会怎么回答。先看第二个问题，你们中的多数人应该会回答，或多或少，“保留”可以让你自己得到某些东西。同样，我猜想你们会说，当你们希望别人得到某些东西时，你们就会“给予”。换句话说，“给予”以利他，“保留”以利己。这就是纯粹状态下的“给予”和“保留”，听上去非常简单。

那非纯粹状态下的给予又是怎样的一种东西呢？如果说纯粹的给予是为了利他，那么非纯粹的给予则是为了利己。同样，纯粹的保留是为了利己，而非纯粹的保留则是为了利他。由这些概念，我们就可以对 4-9 号源质的广阔内涵作惊鸿一瞥。

Chesed/仁慈(4)即是纯粹的给予：一种完全出于接受者利益而考虑的无私奉献。人们称之为由爱而生的给予。当然，正所谓世事难料，人们很容易去质疑说，很多时候因爱而无私的奉献者自己最终也会受益。但即使如此，总体来说主要的受益者仍是接受者，而非给予者。

Gevurah/严峻(译注：或“裁决”，原文此处写作“力量”，疑为多种译法的混淆)(5)是纯粹的保留：一种完全着眼于己之所欲的牢牢紧握。同样，世事难料，无论出于多么自私的目的去保留，其结果都可能会给他人带来一些好处。但在 Gevurah 中，这只是偶然的附加产物。此处最主要的，是你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去保留，而非考虑到他人的利益。

Tiphareth/美丽(6)则试图在纯粹的给予和纯粹的保留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

现今出现了一种倾向，即将 Chesed 视作一个善的、令人愉快的源质，而将 Gevurah 视作一种恶的、可怕的品性。笔者强烈建议诸位摒弃这种观点。在《灵魂之歌》中，Yechiel Bar-Lev 拉比让我们思考这个例子：

父亲为了惩罚任性的儿子而让他罚站。这一惩罚的动机是爱，父亲所作的这一切，都是出于帮助儿子正确成长的良好愿望。我们来看看，此处 Chesed 和 Gevurah 是如何运作的：

“如果任由 Chesed 的特质来决定，则父亲的恼火将会失控式地增长，他会往死里教训儿子。但此时 Gevurah 起了作用，它限制并约束了 Chesed 的建议。这一干涉压制了 Chesed 唤起的冲动，用理智浇熄了怒火。最后，在平衡了 Chesed 和 Gevurah 的建议之后，中间路线的典型代表——Tiphareth 作出了最终决定。”

在《内部空间》一书中，Aryeh Kaplan 提供了一种有趣的视角去看待这三个源质：“某座城市中要控制一座桥上的交通流量。Chesed 会完全放行，Gevurah 会封锁整座桥，而 Tiphareth 则尝试找出最适宜的流量。”

在 Nethzach/胜利(7)中，又有一些不同。这一源质代表了出于利己而非利他动机的给予。这种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会如何体现？如果你付出爱情或友情，关注的却不是对方而是自己，被你关爱的人只会感到窒息。如果你给学生上课，却只关心你自己要教什么(而不是学生需要学什么)，学生只会觉得受不了你。总而言之，利己而非利他目的下的给予，通常给人以强权的感受：这就是 Netzach 的本质。

Hod/荣耀(8)是非纯粹的保留，这是一个有些模棱两可的概念。在日常生活中，这类行为的典型代表就是谦让。假设你和一个朋友合伙买了一张彩票，而这张彩票中了，你打算把全部奖金都让给你的朋友(也许他最近手头拮据，你想帮他周转一下)。你的需求服从于了你朋友的需求，我们称这种做法为顺从(Kaplan 用了“移情”这个词)：这就是 Hod 的本质。

Yesod/根基(9)，则试图在强权和顺从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在 Hod 和 Chesed 之间，存在一条微妙的界限。难道不可说，你把彩金全都让给朋友，是一种出于 Chesed 的行为吗(通过“给予”他原属于你的那一半彩金而让他受益)？或许可以这么说。但事实上你并不能“给予”他这些彩金，因为你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过它们。你原可以得到它们，但你选择了将它们保留给你的朋友。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讨论关于 Chesed/Hod 或者 Gevurah/Netzach 之间那些更加吹毛求疵的区别。但那并不值得我们花费这么多时间。记住我们之前关于《创世记》第一篇中创造之音以及十诫的讨论这些源质是合力运作，来执行至高三元(Kether、Chochma、Binah)的创造意图的。“形成的世界”中每一个源质都有自己独特的职责分工，但同时也仍然是一个整体中的一部分。用球队来打比方，至高三元就是主教练而形成的源质就是球员。每个球员都有自己的位置，但我们也时常看到球员彼此之间互相“补位”。棒球迷们都很清楚，很多游击手会偶尔客串一下二垒，捕手有时候会去打外场。在美式足球比赛里，跑卫经常会像接球手一样列队。这里的关键在于，球员位置的专门化并非十分生硬，各个位置之间的边界有时十分灵活并不精确。对于形成的源质来说，也是一样，关键就是团队合作(同样，记住我们之前说过的，容器的破裂，正是由于它们一开始试图完全独立工作而发生的)。

因此，与其不停吹毛求疵，试图给每个源质一个完全独立的定义，倒不如承认它们之间的边界有时是灰色的，接受源质之间紧密关联共同合作的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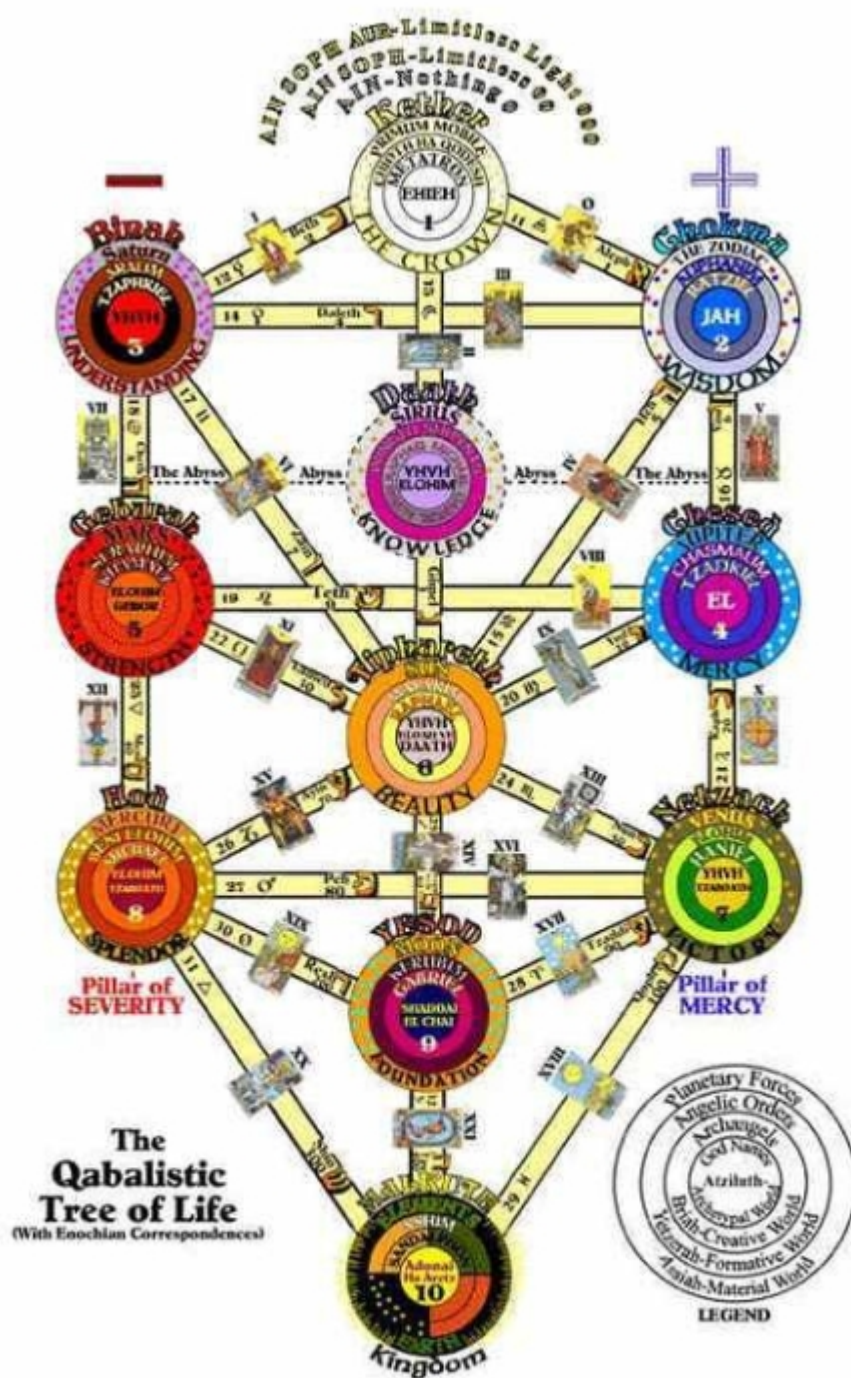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可以建立一张矩阵表，来帮助我们理解这六个形成的源质：保留 平衡 给予 纯粹 5 - Gevurah 6 - Tiphareth 4 - Chesed 非纯粹 8 - Hod 9 - Yesod 7 - Netzach

	保留	平衡	给予
纯粹	5 - Gevurah	6 - Tiphareth	4 - Chesed
非纯粹	8 - Hod	9 - Yesod	7 - Netza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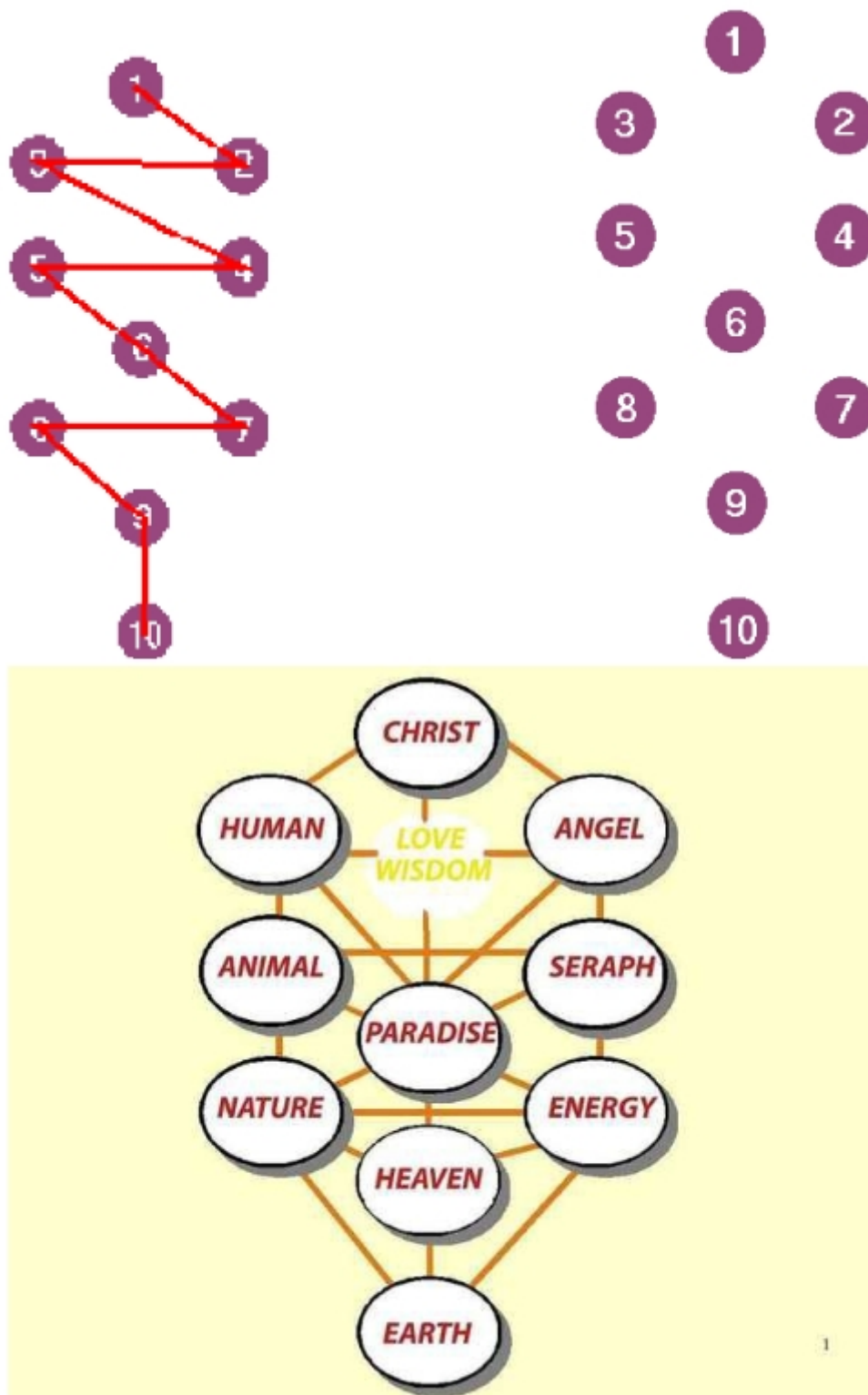
在下一部分的教程中，我们将会接触到这一组中每个源质的基础，并且回顾一下基本的细节和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对应(如源质之名、圣名、黛博拉之卷，以及某些数字对应)。

י	ט	ח	ז	ו	ה	ד	ג	ב	א
Yod (Y)	Tet (T)	Chet (Ch)	Zayin (Z)	Vav (V)	He (H)	Dalet (D)	Gimel (G)	Bet (B/V)	Alef (silent)
ע	ס	נ	נ	מ	מ	ל	ך	כ	
Ayin (silent)	Samech (S)	Nun (N)	Nun (N)	Mem (M)	Mem (M)	Lamed (L)	Khaf (Kh)	Kaf (K/Kh)	
ת	ש	ר	ק	ץ	צ	ף	פ		
Tav (T)	Shin (Sh/S)	Resh (R)	Qof (Q)	Tsadeh (Ts)	Tsadeh (Ts)	Feh (F)	Peh (P/F)		

字母表



卡巴拉生命树



Marc H. Gestein 的教程在网上连载原文，不知为何就到此为止了。形成的世界中六个源质的依次讲解，还没有出场的 Malkuth，以及之前曾有预先提到的“原型人类”Adam Kadmon 等等内容，就无法得知了。一开始怀疑是否因为出版了所以就不再免费连载，但是 google 没有发现这本书。曾经试图联系 Marc 本人，但是网站上公布的 E-mail 还是 1998 年的，完全联系不上了。这个系列教程的翻译也就只能到此为止。

所幸之前的内容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框架，至少 Malkuth 的性质，可以按照这个思路由王国、十诫、创

造之音等等大致推断一下。曾经想找一本别的卡巴拉文献尝试补充一下，但是手头能找到的都是秘术卡巴拉，亦即基督卡巴拉，终归是不能和犹太卡巴拉混为一谈的。如果此后有机会，或许还会翻译更多卡巴拉的东西吧。这本残本的教程，过一段时间或许会系统地整理出来。

最后，诚挚感谢四叶森林、圣甲虫以及 Pneuma 的诸位在一年多来的翻译过程中给予的支持。